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二十五

宋 吳淑 撰

木部

柏

美茲柏樹

爾雅曰柏樹注
禮記曰堂以栢

歲寒之姿

見論語

南山聞越石

之詠

劉越石扶風詩曰南山石嵬嵬松柏何摧摧上枝
拂青雲中心十數圍洛陽發中梁松柏竊自悲誰

能刻鏤此公輸與魯般被之用丹漆薰
用蘇合香本自南山柏採為宮殿梁

後凋見江夏之

辭

齊書曰江夏王鋒以明帝知權常忽忽不樂著修柏賦以見其志曰既殊祥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

日之自芳必霜下而為威烈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鼎棄潛移鋒

獨有慨然仲寶幼彰其佳器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司徒救復之意

也枯柏豫章雖小陝西潛兆於徵祺梁書曰侯景既陷已有棟梁之器臺城都下王侯庶

姓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及景墓南郊茂此樹以立二橋所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斫

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大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為昔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應廟樹重青

必彰陝則有山人之飯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西之瑞則有山人之飯若飲泉石兮飯松柏仙家之

食列仙傳曰廣成子李詢樹之以守墓東觀漢記曰李食柏實齒落更生詢遭父母喪六

年躬自負土樹
柏常佳冢下

王裒泣之而變色

王隱晉書曰王裒字
偉元其父不以命終

哀絕世不仕立屋墓側旦夕常至墓前朝拜輒悲號斷
絕墓一柏樹裒常所攀涕淚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

亦有出新甫

詩曰新甫之柏

生冀州

周禮曰冀州其材松柏

飲漢官之酒

漢官儀曰正旦
以柏紫酒上壽

泛邙國之舟

詩邙風曰泛彼
柏舟亦泛其流

虞延外黃

之對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虞延為郡督郵光武巡狩至
外黃問延園林柏樹株數延悉曉之由是見知

穆滿大北之游

穆天子傳曰甲申天子升於大北之墜
而降休於兩柏之下注大北大行山

又聞媪插則死

述異記曰陳倉人有得異物者其形不
類猶亦不似羊衆不能名忽有二童子

至云此名媪常在地下食死
人腦若欲殺之柏葉插其頭

麝食而香

嵇康養生論曰
麝食柏而香

脂傳京輔之價

范子計然曰柏脂出三輔上價升七十

材為漢殿之梁

漢書

曰武帝造柏梁殿羣臣宴其下又云作柏梁臺

若其府中集鳥

見鳥賦府中朝夕注殿後

立鵲

東方朔傳曰孝武燕未央前殿雨新止朔執戟在殿階獨語上呼問之答曰殿後柏樹有鵲立枯枝

上向東鳴上遣視如朔言問何以知之朔曰以人事言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蹶必當向風而立是以知東向鳴新雨生枝滑枯枝延陵表信而挂劍列士傳

季子解寶劍挂徐君墓柏樹

永昌騁詐而為幕

後周書曰武帝伐齊永昌公椿屯難棲原

齊王憲密謂椿曰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及被救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菴

為帳幕翌日始悟

復有擢華嶽

地理志曰華山生文柏

秀白於

山海經曰白於之山

其上多松柏

樊衡植之而稱孝

北齊書曰樊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松柏方數十畝

朝夕號慕善才斫之而幾誅

唐書曰狄仁傑補大理丞時將軍權善才坐斫昭陵柏樹仁傑

奏其罪免職高宗怒令誅之仁傑進曰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

一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臣不敢奉制帝意稍解

又若王宴有變桐之徵

齊書

曰王宴為員外郎父普曜齋前柏樹忽成梧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宴後果然不能

終李充有傳刃之志

陳留耆舊傳曰李充喪父有盜夜斫冢側柏樹者充手刃之

既

純幹以同貢

書曰荊州厥貢枕幹栝柏

亦魍像之所畏

風俗通曰墓上柏樹路頭

石虎周禮方相氏入壙毆魍像以其好食亡者肝腦不能當令方相立於墓側而魍像畏虎與柏故樹柏立虎

驗其陵樹嘗為宣帝之祥

漢書曰昭帝時長安諸陵柏樹枯倒者悉起後昭帝崩而

衛太子孫立是為宣帝

泛彼中河亦著共姜之誓

詩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

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故作是詩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槐

古所謂大葉而黑

爾雅曰檉槐大葉而黑

又以為靈星之精

春秋

木者靈星之精鉏麇觸之於寢

左傳曰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殺之晨往寢門闢矣威服

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

而死董叔紡之於庭

國語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慙之范

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或老而生火淮南子曰或傷

而被刑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有所愛槐令曰犯槐者刑

告晏子曰晏恐隣國聞之謂君愛槐而賤見夢寐於豐

沛

朱書曰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氣驅車見芻兒傷麟之左足求薪覆之同橘柚之

弟兄

淮南子曰槐榆合與橘柚為弟至於總翠訟庭春

元命苞曰樹槐聽訟其下注垂陰學市淮南子曰槐市

或畫轟而宵炕

爾雅曰守宮槐或兔目而鼠耳淮南子曰槐之

生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或彰五沃之宜管子曰五沃或

表三公之位

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注槐懷也言懷來人也

或樹之於辟雍

三輔

黃圖曰明堂辟雍為博士舍三千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

賈賈雍雍揖讓論議槐下

或植之於王門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神來甚衆何以待

之太公樹槐於王門內有益者入無益者拒之

仙方補腦

抱朴子曰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

長藥錄輕身

本草曰槐實久服輕身

至乃取於烜氏

周禮曰烜氏掌冬取槐櫪

之用為神燭

本草曰槐生河

孝寬樹之以表路

後周書曰韋孝

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修之孝寬臨州勒部內富堠處植槐樹既免修復行

路又得庇廕文帝後見之於是令諸州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

肩吾服之而

明目

梁書曰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書鬢髮皆黑

又若高顙不依於行

列

隋書曰高顙字昭玄領新都太監每坐槐樹下以聽事後以樹多不依行列有司請伐之上特令勿去以

示後

仲文每歎於婆婆

晉書曰大司馬府有老槐樹殷仲文對而歎曰此樹婆婆婆生意

盡茂酒泉而作賦

涼錄曰初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出取於秦隴而植之皆死獨酒泉

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李玄威著槐樹賦

植長安而見歌

晉書曰苻堅潛號自長安至於

諸州夾路皆種槐柳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路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鶯棲

別有馳道勿伐

唐書曰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為薪更栽小樹先下符牒渭南縣尉張造牒曰召伯所憩尚勿剪除

先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

士冢常栽

五經通義曰士冢樹槐也

布玄陰之翳薈

吳郡

賦曰樹以青槐玄陰耽耽集白雀之徘徊曹子建魏德論曰武帝執政白雀集庭槐既所

以表士雄之純孝隋書曰紐回以孝聞及卒子士雄復有至行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

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

居為累里亦可以見官侯之懷來淮南子曰九月官侯其樹槐是月繕修守備故

樹槐懷也取懷來遠近也

柳

昔桓溫感舊遷延攀條泣然且曰樹猶如此況於人焉

桓溫傳曰溫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以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條泣然流涕

若乃美春月於王恭

晉書曰王恭字孝伯美姿容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

賞靈

和於張緒

齊書曰劉俊之為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甚長狀若絲樓武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嘗嗟

翫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

涉正月而始萸

大戴禮曰正月柳萸注萸發葉也

得沃

土而斯茂

管子曰五沃之土宜柳

既曰醜條

爾雅曰醜條柳醜條

亦名獨搖

古今

注曰楊圓葉弱帶一曰高飛一名獨搖

生於左肘

莊子曰支離叔觀於宜伯之丘崑崙之墟俄而

柳生其左肘

集彼鳴蜩

詩曰苑被柳斯鳴蜩嘒嘒

亞夫則軍門傲睨

漢書曰文

帝時匈奴入寇宗正劉禮軍滿上徐勵軍棘門周亞夫軍細柳帝幸滿上棘門軍吏皆迎已而之細柳壁門不開前驅曰天子且至又不開上使謂亞夫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軍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

子乃按轡徐行至中軍亞夫乃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動容式車既出左右皆驚上曰此

真將軍也向之棘門灞上皆兒戲耳**嵇康則鍛竈逍遙**見夏賦嵇康鍛竈注**呂渭以**

再榮作瑞唐書曰呂渭為禮部侍郎郎中書省有柳樹再榮人謂之瑞柳渭以為賦題上聞而惡之

孝緒以自拔為妖齊書曰阮孝緒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

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為木東為木位今東門首壞木其衰矣**復有直陵鳳伯**山

經曰鹿山之西有谷焉名均崔谷其木多柳鳳伯之山熊山直陵之山木多柳平丘山爰有楊柳**聖河**

旄澤爾雅曰旄澤柳楊蒲柳**或盛展禽之家**淮南子注曰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

惠德因號柳下**或茂陶潛之宅**南史曰陶潛宅邊有五柳樹嘗自著五柳先生

傳

亦有沃民之國

山海經曰沃民之國有白柳

汶水之傍

詩疏義曰淇水傍魯

國泰山汶水邊路純生柳

靜帝既謠於周世

隋書曰周初有童謠曰白楊樹搖頭金雞鳴祇

有阿舅無外甥靜帝隋氏之甥既遜位而崩諸舅強盛

楊氏亦歌於太康

王隱晉書曰太

康末京洛為折楊柳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歎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戚而被族滅太后幽死折

楊之敬則憶之於北館

南齊書曰王敬則嘗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北

應也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樹今各大小長曜曰房中以為甘棠

陶侃識之於武昌

晉書曰陶

侃明識過人武昌道上通種柳人有竊之植於家侃見識之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來此種盜者驚懼

或垂陰於邏娑

唐書曰吐蕃土風寒苦物產貧薄所部邏娑川唯有楊柳人以為資更無草木

或成林於振武

唐書曰范希朝鎮振武單于城中舊少樹希朝於他處柳子命軍人種之至今

成林居人賴之

張陸並處今交讓方榮

齊書曰何點性好事聞陸惠曉與張融並宅其

間有池池上有二柳樹點數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樹便是交讓

機昂共摧今孤楊獨茂

隋書曰柳機字匡時初機在周與族人昂俱歷顯要及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

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皆歡笑

至夫歌東門之牂牁

詩曰東門之牂牁其葉牂牁

昔日之依依

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憂田需之易拔

春秋後語曰魏哀王以田需為相惠子謂需曰子善事左右今夫樹楊橫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

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之者眾必危矣

感顧悅之先衰

世說曰顧悅之與晉簡文帝同年悅

之髮白帝問卿何以先老對曰蒲柳
之姿望秋先隕松柏之質隆冬轉茂
亦有生女媧之墳

唐書曰乾元中虢州刺史王奇光奏閬鄉縣女媧墳天
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失所在至今河側忽聞河中雷

風聲曉見其墳湧出上
茂高頰之第隋書曰渤海公高

有雙柳樹下有巨石
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
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
生羨著象易曰枯楊生萋樊

圃是刺詩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注柳弱
脆之木樊藩也折以藩圃無益也
有苑見風於

幽王詩曰苑柳刺幽王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
為字呈祥於漢帝漢書曰上

柳樹一朝起生枝葉有蟲食其葉為字曰公孫病已立
畦孟以為木下民之象當有從民間受命者及昌邑廢

更立宣帝帝
本名病已
斯楊蒲之為用蓋民家之所利見荀賦採蒲臺而欲

注空

桐

伊欒梧之嘉木

爾雅曰欒梧注今梧桐

生嶧陽之重阻

書曰嶧陽孤桐注嶧

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含奇律於黃鍾

張協七命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

蒼岑而孤生

濯靈滋於玄雨

魏明相猛虎行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通泉溉其根玄雨潤

其雖乳可致巢

莊子曰空門來風桐乳致巢注門戶空風喜投之桐子似乳著葉而生鳥喜巢

之而材難為弩

淮南子曰智者有所不足故桐不可以為弩

或氣淳而獨異

王逸子曰木有扶桑梧桐松柏皆受氣淳矣異於羣類者也

或空中而易傷

易緯曰桐枝濡

毫而又空中難成易傷須成氣而後華

緝毫早聞於驃國

廣志曰驃國有白桐木其華有

白毫取其毫淹漬緝織以為布

績花更見於華陽

華陽國志曰益州有梧桐木其華采如絲

人績以為布名曰華布

復有生高岡

出詩

棲靈鳳

古詩曰井梧棲靈鳳

置壅裏

而雲興

淮南子曰桐木成雲注云取十石瓮滿以水置桐其中蓋之三四日間氣如雲作

臥坎

中而囚動

論衡曰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刻梧桐象囚形鑿地為埒臥木囚其中囚罪若正木囚不

動若有冤木囚動出人之精誠著木人也

又若龍門無枝

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

枝吹臺百圍

遊名山志曰吹臺有梧桐皆百圍峯陽孤桐方此為劣

葉閏餘而有

數

述甲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君注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有閏則

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閭花清明而應時禮曰清明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桐始華順

招搖而宜破淮南子曰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

奉雖順招搖刑德而不能破無其勢也養棘棘而非宜孟子曰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棘

棘則為賤場師謂棄大而取小也注削農黃之雅器新論曰神農黃帝削桐為琴採

東南之孫枝風俗通曰梧桐生於嶧陽山巖石之上採東南孫枝為琴聲甚清雅亦有別

之梓漆詩曰樹之榛栗椅梓漆爰伐琴瑟號以榮桐爾雅曰榮桐木莊子則據

之而瞑莊子曰外子之神勞子之精則倚樹而吟據梧而瞑注言勞困故爾成王則戲之

以封呂氏春秋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葉以為圭曰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請封虞成王曰

余與虞戲也周公曰臣聞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於晉

擢玄谿而托險

崔琦七獨曰爰有梧

桐生於玄谿傳根朽壤托險生危

生齊地而為宮

齊地記曰齊城有梧桐臺即梧宮也

蔡

邕得之於囊下

見琴賦蔡邕焦尾注

豫章植之於邸中

齊書曰豫章王於邸

起山列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為樂

至如用賢則生

瑞應圖曰王者任用賢良則梧

桐生於東廂

乘火而茂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梧桐常生

集南海之鵲

雛

莊子曰鷦鷯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

擊臨平之石鼓

見鼓賦臨

平擊石注琴川秋至吳王望之而每愁

述異記曰梧桐園在吳夫差舊國一名琴

川梧園宮在句容縣傳云吳王別館有楸梧成林焉古樂府云梧宮秋吳王愁是也

阿房鳳來秦

主植之而更悞

秦記曰初長安臨云鳳皇鳳皇止阿房街堅遂於阿房城植桐數萬株以待之

其後慕容冲入阿房城而止焉冲小字鳳

桑

伊柔桑之醜條

詩曰爰求柔桑爾雅曰桑柳醜條

稟純精於箕星

典術曰桑

木者箕星之精

止交交之黃鳥

詩曰交交黃鳥止於桑

集肅肅之鵠行

詩曰

肅肅鵠行集於苞桑

蠶室有近川之制

禮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

圓

丘傳北海之名

山海經曰東北海外圓丘之南有三桑無枝皆高百仞

若夫靈輒

始見於宣子

左傳曰趙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

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置諸案以與之既與為公介靈

公將殺宣子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注公介公甲士蠶妾初遇於重

耳

左傳曰晉重耳至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欲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上以告

姜氏殺之

慕容布江南之種

後燕錄曰遼川無桑及慕容氏通於晉求種江南平州之

桑悉由吳來

天錫稱北方之美

前涼錄曰張天錫歸晉孝武帝問之曰北方何物為美錫

對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妒心

禁野虞而勿伐

禮曰季春命野虞無伐桑柘

候戴勝之來止

禮曰季春戴勝降於桑

亦有環五畝而為宅

孟子曰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比千戶之封侯

史記曰齊魯千戶侯桑其人與千戶侯

等陽谷大明之浴

山海經曰陽谷有扶桑十日所浴

范宮周穆之遊

穆天

子傳曰天子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於桑中命桑虞出桑者用禁暴民注桑虞主桑者

至於美沃

若

詩曰桑之末落其葉沃若

稱有儼

詩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儼

楊沛以乾樁為糧

魏畧曰楊沛為新鄭長課民畜桑樁登豆積得千餘斛太祖軍無糧沛進之

張堪以附枝見

歌

後漢書曰張堪為漁陽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

復有沈瑀行勸課之教

齊書曰沈瑀為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柿栗女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馮跋下篤察

之書

載記曰北燕馮跋下書曰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可令百姓人植桑百二十株

太戊

之懼既七日而拱

家語曰太戊之時道缺法弛以致大孽桑穀生朝七日而拱太戊恐懼側

身修德

愍懷之廢亦數日而枯

晉書曰愍懷太子時有桑生於西廂長數日而枯十

二月后

狀鳳闕之萬桷

繁欽桑賦曰上似華蓋紫極北形下象鳳闕萬桷一楹

擢

帝女之四衢

山海經曰宣山上有桑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名曰帝女之桑郭璞曰婦人主桑故以

名若夫種殖傳汜勝之書

汜勝之書曰種桑五月取椹著水中濯灑取子陰乾之肥

田十畝荒久不耕者善好耕治之黍椹子各三升三合和種之黍桑俱生鋤之令稀疏調適黍熟獲之桑生正

與黍高下平因以利鎌歷地刈之曝令燥放火燒之桑至春生一畝食三箔蠶繁茂見陸機之

賦

陸機桑賦曰初世祖武皇帝為中壘將軍植桑一株世更三代年漸三紀綠葉興而盈尺柔條蔓而增尋

顧出水而得伊尹

見水賦陷空桑之里注

游大冢而生尼父

孔演圖曰

孔子母微在游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已往交語曰
女乳必於空桑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注乳產也

或間以榆棗

隋書曰齊河清中定令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

或用為綿布

齊書曰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土多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

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亦為綿為紙

貢美青州

書曰青州厥篚縑絲注縑桑絲中琴瑟絃

名傳

三輔

范子計然曰桑葉出三輔

得齊王之奇女

列女傳曰齊癘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項

有大癘閭王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癘女採桑如故王怪問之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

奇女也

見秋胡之烈婦

列女傳曰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聘迎之見秋胡之烈婦而宦於陳後歸未至家見路傍

美婦人方採桑秋胡悅之下車願託桑陰下婦人採桑不輟胡曰力田不如逢年採桑不如逢郎今吾有金願

與夫人婦人不受胡乃歸呼其婦乃至若枝上拂乎十

日淮南子曰扶桑在陽州日所拂注十根下屈乎三泉

玄中記曰天下之高者扶桑無食之矣君仲之孝東觀

曰蔡君仲汝南人王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桑椹異器賊

不採之接龐統之言德操不務小名衆莫之知德操蠶

月躬採桑後園士元助之因與談爭則有界梁之鬪史

曰吳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界梁氏之處

相攻滅吳之邊邑讓則有係伯之賢齊書曰襄陽人土

上為誌韓係伯以桑蔭妨他地邊界上開數尺鄰畔隨侵之係伯輒更改種鄰人慙愧還所侵地知天

風而已枯

古詩曰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變東海而為田

神仙傳曰麻姑謂王

方平云吾見東海三為桑田

至其禁原蠶而慮殘

淮南子曰原蠶一歲再登非不利也

然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

獲死龍而有害

三國典畧曰齊長廣郡人伐枯桑樹於中得死

龍長尺餘識者以為長廣齊太上皇本封也齊氏木德龍為君象木枯龍死非吉徵焉

蜀主之舍

邊羽葆

蜀志曰先主舍東南角簾上有桑樹生高丈餘遙望童童如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謂當

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車蓋齊祖之宅南車蓋書

曰太祖宅在武進宅南有桑樹狀如車蓋上年數歲遊於其下從兄敬宗謂曰此樹為汝生也又若詩

稱猗彼

詩曰猗彼女桑

易著其亾

易曰其亾其亾繫于苞桑

條之蠶月

詩曰蠶月

條執以懿筐

詩曰女執懿筐爰求柔桑

既兩兩以同根

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中

上有天帝宮東王所治樹長數千丈兩兩同根更相倚依故曰扶桑仙人食其椹體作金色其樹雖大椹如中

夏桑椹也稀而色亦九千歲一生實味之絕香亦葉葉而相當

曹植艷歌曰出自薊北門遙望

胡地桑枝枝自相植葉葉自相當

或有左衽既絰

楚辭曰衣攝葉以儲與兮左衽絰於扶桑

右衽拂於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注攝葉儲與不舒展貌

化民自裹

括地圖曰化民食桑二十

七年化而自裹九仙人食之而變金

見上兩兩同根注

季夏鑽

之而取火

鄒子曰季夏取桑柘之火復有馬領殺人

本草曰桑根白皮出見地上名

馬頰勿取毒殺人

伏蛇療疾

本草曰桑根有行出土上者名伏蛇治心痛

過路室而

目待

楚辭曰路室女之方桑孔子過之以目待注路室客舍

想姜嫄之履迹

元命苞曰

姜嫄遊閭宮地扶桑履大人迹生稷

子產相鄭而貽詢

韓子曰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嘗

孔子自陳而自得

孫卿子曰孔子適楚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曰居不隱者思不身不佚

者志不廣汝庸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非獨琅邪國相用之而為柘

謝承後漢

書曰高弘為琅邪相妻

亦有陳留隱人依之而作室

謝承

後漢書曰陳留申屠蟠恥郡無處士遂閉門養志蓬室依大桑樹以為棟梁

事類賦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二十六

宋 吳淑 撰

果部

桃

果實多品惟桃可佳天天其色灼灼其華

詩曰桃夭后妃之德也桃

之天天灼灼其華

或成仙而益壽

神農經曰玉桃服之長生不死臨死服之其尸畢天地不

朽或制鬼而祛邪

見春賦畫雞索葦注

或美后妃之德

見上或報瓊

瑤之華

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驚蟄應氣而斯盛

易通卦驗曰驚蟄大壯初

九桃始華不華倉庫多火

農人為候而無差

崔實月令曰三月桃花盛農人候時而種

陟

雲臺而臨崖布綺

列仙傳曰張陵弟子趙升就陵受學陵與諸弟子登雲臺山山絕崖有桃

樹大如臂陵曰得桃實者告以要道弟子無敢視者升從上自擲正中桃樹得桃滿懷而至

遊武陵

而夾岸舒霞

陶潛桃源記曰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從溪而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兩岸芳

華鮮美落英繽紛林盡得山山有小口初極狹行四五步豁然開朗邑屋相連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見漁父驚為設酒食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來此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代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既出白太守遣人隨往尋之迷不復得

妬媚常聞於武女

妬記曰武陽女嫁阮宣武絕忌家有一株桃樹

華葉灼耀既嘆美之即便大愛惡潛移於子瑕昔彌子曰

瑕有寵於衛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

受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瑕色衰愛弛得罪於

君曰是固嘗啖我以餘桃至若綏山刻木列仙傳曰葛由好刻木作

王侯追之皆得仙綏山多桃故諺曰神荼索葦見春賦

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葦犯上既戒於文侯新序曰魏文侯見箕季從者食其

注犯上既戒於文侯桃箕季葉之文侯曰箕季豈愛桃

哉是教我下雪賤復聞於夫子韓子曰魯哀公賜孔子

無犯上也桃與泰孔子先飯泰而

後食桃公曰以泰雪桃爾對曰泰五穀神女嘗食於二

之長桃六果之下君子不以貴雪賤

郎幽明錄曰劉晨阮肇共入天台迷不得返糧食乏盡

得山上數桃啖之遂不饑下山一大溪邊二女姿質

事類賦

二

妙絕因要還家勅婢云劉阮二郎向雖得瓊齊相亦殺寶猶尚虛弊可速作食遂停半年懷土而歸

乎三士

晏子春秋曰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饋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

食公孫接田開疆先言功援桃而起古冶子又言其功令二子反桃二子慙而自殺古冶子曰恥人以夸其聲

不義也亦返其桃契領而死

崑崙以霜實稱奇

洛陽如藍記曰景陽山百果園有仙人桃

其色赤表裏照徹得霜乃熟亦出崑崙山亦曰王母桃

碯礪以寒英表異

拾遺記曰碯礪

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寒有桃千圓萬年一實

旄櫛異狀而同名

爾雅曰旄冬桃

桃桃侯白殊味而俱美

晉宮闕記曰華林桃園七百三十株侯桃三株白桃三株別

有綺葉金城之號紫文緇核之名

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秦桃櫻桃緇核桃綺

葉桃霜桃金
城桃紫文桃
雖云六果之下
見上雪賤聞
誠為五木之

精
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其精生鬼門
制百鬼故今作桃人著門以厭邪
高丘食膠而輕

舉
神仙傳曰高丘
師門食葩而道成
列仙傳曰師門者

火食桃葩夏孔甲惡之殺而埋之
野外山木皆焚孔甲禱未還而死
復有梧羿之事
淮南子曰

羿死於
畏漢之情
梅子曰王莽畏漢高神靈乃令虎
桃梧
玄

冬霜林之茂
拾遺記曰漢明帝世有獻巨核桃者霜下
結花隆暑方熟使植於霜林園俗謂相陵

誤也
朱夏豆實之英
大戴禮夏小正曰六
至於漢皇罷種

漢武故事曰王母出桃七枚以五與帝自啖其二帝
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一實非下土所植也
方

朔潛偷

漢武故事曰東郡獻短人帝呼東方朔朔至短人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實此兒不

良己三偷之矣

僵李傷嗟於見累

見井賦僵李推殘注

土偶哀憐於載浮

說苑曰孟嘗將入秦客有諫曰臣過淄水上見土偶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偶曰今大雨至子必沮壞應

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樊水流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矣孟嘗君乃不行樊

氏競術於靈變

神仙傳曰樊夫人與夫劉綱俱有道術各自言勝中庭有兩桃樹夫妻各呪其

一桃便關網所呪桃走出籬外

蔡誕託詐於仙遊

抱朴子曰五原蔡誕入山而還欺家人云

到崑崙山有玉桃光明洞徹而堅潤玉井水洗之便軟可食

亦有種別三名

潘岳閒居賦曰

三桃表櫻胡之別

實盈十斛

玄中記曰木子之大者有積石泰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器

太

清漬花而療疾

太清丹木方曰酒漬桃花飲之除百疾好顏色

抱朴服膠而絕

穀

抱朴子曰桃膠以桑木炭漬服之愈百病久服體有光能絕穀

或呪之而頰面

見春賦桃

花靨面注

或出之而剖腹

鍾離意別傳曰周書言秦史趙凱以私恨告園民吳且生盜食宗廟

御桃且生對曰民不敢食王曰剖其腹出其桃

宜若饗碧實於西遊標名仙籙

尹喜內傳曰喜從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碧桃之實

李

猗歟穠李果中之美仙縹神紅

李尤果賦云仙李縹而神李紅

冬華春

子

廣志曰鄴園有春李冬華春熟

或傳芳於黃建

廣志曰麥李細小有溝道有黃建李黃扁

李馬肝李鐸李

或街名於青綺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紫李青綺李

武子

拔樹以責杏

晉書曰何嶠性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出率少年將斧詣園飽

啖畢伐樹而去

王戎鑽核而彰鄙

晉書曰王戎有好李常貴恐人得種鑽其核

玉華

連理之奇

唐書曰貞觀中玉華宮李連理隔澗合枝

房陵朱仲之美

任昉述異記曰

房陵定山有朱仲李三十六株

安陽暉章之鮮茂

述異記曰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數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甘者即其種也晉宮闕名曰暉章殿

前有中山杜陵之滑旨

陸士衡果賦云中山之練李述異記曰杜陵有金李李之大者

夏李小或以顏子為稱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顏淵李出魯國

或以韓終

見紀

洞冥記曰琳國有玉葉李五十年一熟仙人韓終服之一名韓終李

有赤駁之狀有

無實之稱

爾雅曰休無實李座接慮李駁亦李

或沈於寒冰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浮甘

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冰

或報以瓊英

見詩邊春則見於方外

山海經曰邊春

之山

員丘則載彼仙經

漢武內傳曰仙之上藥有員丘紅李

著正冠之令

範

古樂府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振成蹊之美聲

阮籍

詩曰嘉木下成蹊東園桃李與李漢書曰李廣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

涕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亦有淦玄雲而得道

真人王褒內傳曰五雲丹山上有玄

雲李食食如瓶而有光

漢武內傳曰李少君謂帝云鍾山之李大如瓶臣食之遂生奇

光 蟪而可咽者井上

見井賦於陵蟪實注

苦而不食者道傍

晉書曰王

戎年始七歲常與諸小兒戲道邊李樹子多折枝諸小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子多

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伯陽指之以定姓

列仙傳曰老子母扶李樹而生老子老子生而能言

指李樹曰以此為姓

僧孺辭之於先嘗

齊書曰王僧孺少時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不

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斯朱李之為美冠眾果之鮮芳

梅

詩云標有梅其實七分

詩云

伊梅柟之酸酢

爾雅曰梅柟注似杏實酢

亦果中之嘉實既香口而是資

詩義疏曰梅杏類也煮而乾為蘇置羹鑿中可

含以香口亦和羹而取適書說命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范汪啖之於盈斛

語林曰范汪至能啖梅孫亮察之於漬蜜吳應曰孫亮常置一斛奩須臾啖盡

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侍中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曰久在

蜜中中當溼裏燥必酸不及於百人淮南子曰百梅足黃門為構乃首服

不足以為百人酸注喻衆渴嘗止於三軍世說曰魏武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

軍皆渴帝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越使申梁國之遺說

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皆水出越使申梁國之遺說

曰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臣韓子願陸凱寄江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者乎

南之春

荆州記曰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并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

頭人江南無所柳惲之射斯妙南史曰柳惲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

有聊贈一枝春樹梅帖烏珠之壽陽之粧更新宋書曰武帝女壽陽公主上發必命中主人日臥於含章簷下

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粧折靈山兮攀上林賞紫葉

兮翫同心山海經曰靈山有木多梅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朱梅同心梅紫蒂梅燕支梅麗枝梅紫

花梅或以熟橫公之魚神異經曰北方荒外有石湖焉候梅或以熟橫公魚夜化為人

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熟梅二或以煮綺里之金抱朴子曰十七煮之而即熟可却邪病

綺里丹法以鉛百觔雄黃煮之皆成五月之風表信風俗金太剛以猪膏煮之太柔以梅煮之

通曰五月有落梅夏至之雨為淫周處風土記曰夏至風江淮以為信風夏至之雨名為黃梅雨沾

衣服皆敗

宜獨伯禹廟中生枝而事異

風俗通曰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表

生枝葉

抑亦蘇耽園裏療病而功淡

桂陽先賢傳曰蘇耽後園梅樹下種藥可

治病百

杏

美此文杏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文杏謂材有文彩

稟精歲星

典術曰杏木者歲星之精

結靈山之茂影

山海經曰靈山之下其木多杏

布魏郡之繁英

盧毓冀州論曰

魏郡好杏地產不為無珍

盧諶紀祭享之典

盧諶祭法曰夏祠用杏

師曠占豐

儉之萌

師曠占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善

三立是號

南嶽夫人傳曰仙人有三立紫杏

六出為名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蓬萊杏東海都尉于台獻一株花雜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者

耕沙識務農之節

汜勝之書曰杏花如何可耕白沙

糴麥知別味之精

玄晏春秋曰衛倫過予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

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糧糴以進予嘗之曰麥也有杏李奈味三果之熟也不同意焉得兼

之倫笑而不言退而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家果實多故杏時將發故糴以杏汁李奈時將發又糴以李

奈汁故南海漂流療饑於舟子

述異記曰杏園洲在南海中多杏云仙人種杏

處漢時常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

牛山荒饑充食

於黎

旺嵩高山記曰嵩山東北有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日食杏故免死又云洲中有冬杏

月爛然黃茂自中國喪亂百姓饑饉皆資此為

命人人充飽而杏不盡

至於擅美含章

洛陽宮殿薄曰含章殿前杏四株

傳名顯

陽

洛陽宮殿薄曰顯陽殿前杏六株

范蠡宅畔

地志曰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如拳

光

武陵

朱超石與兄書曰光武陵邊杏甚美今奉送其核

貢西山於魏土

王逸荔枝

賦曰魏土送西山之杏

列仙祠於賴鄉

述異記曰賴鄉老子祠有綠杏

仲尼坐縑

帷之側

莊子曰孔子遊緇帷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絃歌鼓琴

董奉植廬山之

陽

得陽記曰董奉居廬山為人治病得愈者令種杏五株今猶稱董先生杏

又若張元以還

主為廉

後周書曰張元性廉潔南鄰有杏二樹杏熟多落元園中悉以還主

馬暢以不恭

為懼

唐書曰馬暢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常見頗恠暢令中使就封杏

樹暢懼進宅

廢為奉城園或飾之而為梁

司馬相如長門賦曰飾文杏以為梁或則之

而耕土

汜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之輒澆之此謂一耕而五也王元長策

秀才文曰杏花
菖葉耕獲不忘

五沃得種植之宜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杏三月

辨田疇之度

四月月令曰三月杏花盛可播白沙輕土之田

冠郁棣以稱珍見

閒居之麗賦

潘岳閒居賦曰梅杏郁棣華實照爛

柰

惟此素柰果中之珍茂虎丘之嘉實

虎丘山疏曰山下三面有春秋二柰

秀上林之晚春

見上

白花興謠既自於天公織女

晉書曰成帝杜

后崩先是三吳女子相與誓曰花堂之如素
素謠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玄雲在御

更聞於南岳夫人

南岳夫人傳曰夫人姓魏名華存季
冬半夜有真人降夫人靖室設酒散

陳玄雲
素素

若夫張掖稱奇

廣志曰張掖有白素酒泉有赤
素西方例多素家以為脯數十

百斛以
為蓄積

瓜州擅美

張載詩曰三巴
黃甘瓜州素素

實或丹而或白

滿岳
間居

賦曰二素耀
丹白之色

英半綠而半紫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
紫素花紫綠素花綠

楊

惜不顧因號為奇童

三國典畧曰楊惜幼年家有素樹
實落於地羣兒咸爭惜獨坐不顧

季父暉見之謂賓客
曰此兒恬裕有我風

王祥守之乃成其孝子

孝子傳曰
王祥事後

母庭有素樹始著子使守視祥晝驅鳥雀夜
則驚鼠時雨忽至祥抱樹至曙母見惻然

狀同日給

之華

杜恕萬論曰日給之花似柰柰實而日給虛虛偽之與真實相似也

名記圖丘之異

漢武故事曰上提蘭園之金精摘圖丘之紫柰

潘尼有清渠之詠

潘尼東武觀賦曰飛甘瓜

於浚水投柰於清渠

盧諶有夏祠之制

盧諶祭法曰夏祠探崑

崑之絕域

拾遺記曰崑崙有柰冬生子碧色

植華林之丹地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

有白柰夏成者既嘉冬熟者尤貴

曹植謝柰子表曰即夕殿中虎賁宣詔賜

臣等冬柰一奩詔使溫啖夜非食時而賜見及柰以夏熟今則冬至物以非時為珍思以絕口為厚備四

真之薦羞有三立之芳旨

南岳夫人傳曰夫人與王子喬四真人為宿主設三立紫

柰

棗

棗實嘉果民之所資或美棗酸之實

爾雅曰棗酸棗注云樹小實酢孟子

曰養其

或稱還味之滋

爾雅曰還味短味也

或食仁而却

邪

劉根別傳曰能常服棗核中仁百邪病不復干

或茹葉而充饑

東觀漢記曰馮愔反鄧禹

往之為惜所敗至高陵軍士饑餓皆食棗葉

仲思紫實

大業拾遺錄曰信都獻仲思棗長四寸紫

色細文核肥有味

周文弱枝

潘岳閒居賦曰周文弱枝之棗

晏子始稱於秦繆

晏子春秋曰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

有棗化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繆公嘗乘龍治天下以黃布裹燕棗而投其布故水赤燕棗故花

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之少君亦

遇於安期

史記曰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曰臣曾遊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棗大如瓜

七日

聞之於仙傳

漢武內傳曰七月七日西王母當下為帝設玉門之棗

八月載之於

毛詩

詩曰八月剝棗十月穫稻

觀其纂纂離離

潘岳笙賦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

矣化為枯枝

新之橐之

禮曰棗曰新之爾雅曰棗曰橐之

三星繁茂

廣志曰官園有

三星

五苑紛披

韓子曰秦饑應侯謂王曰五苑之果疏橡棗果足以活民請發之

安邑

穀城之茂

漢書曰安邑十樹棗與千戶侯等廣志云東郡穀城紫棗長二寸

信都梁國

之宜

廣志云信都大棗梁國夫人棗太白棗

遵羊兮衡泄

爾雅曰遵羊棗注實小而員紫

黑色今俗呼為羊矢

駢白兮蹙咨

廣志曰駢白棗蹙咨棗此二者官園所種

伐東家而去婦

漢書曰王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乃去婦東家聞之欲

伐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握錯金而

示兒

春秋繁露曰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數十年

仙童之顧

東陽記曰信安縣有懸室坂晉時有民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瑟而歌質因

留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質含之便不復飢頃童子令其歸質承聲而去斧柯漉然爛盡既歸質

去家已數十年親舊零落無復昔時矣

三千歲神女之期

馬明生別傳曰明生少逢神女

還岱宗見安期生曰昔與女郎遊於安息西海之際食棗異美忽已三千年矣若夫曾皙嗜之

而靡忘

孟子曰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曰膾炙哉曰曾子何食膾

炙孟子曰膳炙同也羊棗獨也 孟節舍之而不食後漢書曰孟節能舍棗核不食可至十年

既補中而助氣本草云凡棗九月採曝乾補中益氣 亦安軀而益力神異經曰

北方荒中有棗其高五尺子長六七寸食之可以安體益氣力 戴禮稱婦人之贊禮曰婦人

之贊脯 周官設饋邊之實周禮曰饋食之邊其實棗 或生於石虎園

中陸劇鄴中記曰石虎園有西王母棗味絕美 或植於枝葉葱茂四時不凋九月生花十二月熟

景陽山側洛陽伽藍記曰景陽山有百果園果別作一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棗長五寸核細如針霜

降乃 羊角崎廉鄴中記曰石虎園中有 細腰擠白爾雅曰邊

要棗注細腰棗也又曰 或蔭鄭街韓子曰子產治鄭桃

擠白棗注今棗白熟

棗之蔭於街者莫援

也
或饒冀州

魏志曰杜恕上疏曰冀州戶口最名擅雞

心

廣志曰棗有難心狗牙獼猴細腰之名

用比狐裘

呂氏春秋曰棗棘之有裘狐之有食棘之

棗衣狐之裘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

夏令鑽之而取火

鄒子曰夏取春

祀竿之而用油

盧諶祭法曰春祀用棗油

亦有茂韓國

水經曰酸棗縣故城古韓

國昔天子建國名都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樹氏都酸棗以棘名邦

盛高唐

水經注曰高唐縣甘棗溝

水側多棗故俗取名焉

美陶碩之守節

謝承漢書曰河南陶碩鄉曲餉之無所受但食棗飲

水而善程莫之居喪

蔡邕奏事曰程莫年十四時祖父叔病物故莫抱伏叔尸號泣悲哀

舅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莫見食歔歔不能吞咽

植玉門於上苑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中有

玉門象茂岐峯於北荒拾遺記曰北極有岐峯之陰多棗樹百尋其枝莖皆空實長尺核細

而柔百廠一實杜畿之直可尚杜氏新書曰杜畿為河東太守平虎將軍劉勲為太祖所親貴

震朝廷常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勲伏法太祖得其書嘆曰杜畿可謂不媚竈也孫程之謀

亦臧東觀漢記曰中黃門孫程謀誅江京詐謂馬國曰天子與我棗脯使早食之乃與國等共立順帝

復有無實之稱爾雅云哲無實太白之名廣志云梁國棗注不著于者

或啗馬而為脯史記曰楚莊之時有或斫樹而同盟高士

傳曰胡昭與晉宣帝為布衣之交同郡周士欲殺帝昭止士士不肯昭泣以示誠士感其意乃止昭斫棗樹共

士盟而別昭後見帝口終不言治中賦之而均士英雄記曰孔文舉為東萊賊所攻城欲破

而其治中左承祖
以官棗賦戰士

都尉樹之而有程

淮南子曰十一月
官都尉其樹棗

吐而死之鮑焦之介何甚

風俗通曰鮑焦耕田而食穿
井而飲於山中食棗或曰子

所植耶逆強呼而問也曼倩之術何精

東方朔傳曰武
帝時上林獻棗

上以所持杖擊未央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
生知此筐中何物也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
以知之朔曰以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
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枚上大笑賜帛十疋

於和飴蜜以同甘

傳玄棗賦曰棗素華離離
朱實脆如霜雪甘如含蜜

與酢梨

而並置

應劭漢官儀曰光武封太山上壇見酢梨酸棗
問其故言者曰百官上者所置上曰封禪大禮

千歲一會衣冠士
大夫何故爾也

上林有羣臣之獻

西京雜記曰初修
上林苑羣臣各獻

名果多製美名故

窟室有仙人之餌

神仙傳曰李意其於城角中作一土

窟居其中冬夏單衣但飲酒食脯及棗或百日二百日不出

既傷其念我弟兄

傳玄歌詞

曰黃紫離高柯丹棗生自零不惜棗自零念我少弟兄

亦歎其生於棘刺

古詩曰甘瓜抱

苦帶美棗生棘刺

安平地產不謂於無珍

盧毓冀州論曰安平好棗地產不為無珍

房嶧燃膏亦稱其為異

洞冥記曰房嶧細棗出房嶧之山山臨碧海萬年一實竿之有

膏可用燃燈

事類賦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類賦卷

二十七至
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

臣閔思毅

員外郎

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

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

臣湯垣

謄錄監生

臣蔡枝華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二十七

宋 吳淑 撰

果部

梨

惟紫梨之津潤

尹喜內傳曰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紫梨又左思蜀都賦曰紫梨津潤

可解煩而釋惓

魏文帝詔曰真定御梨大若拳澹海耐甘若蜜脆若棗可以解煩釋惓

寒而不枯

西京雜記曰上林有澹海梨出瀚海耐寒不枯

塗山一秀而十年

洞冥

記曰塗山之北有梨大如斗紫色千年一花或翫以玄
冬月乃實煎之有膏食者身輕亦曰紫輕梨

光

漢武內傳曰太上之藥有玄光梨

或植以青田

永嘉記曰青田村民家多種梨名曰官梨

曹操山陽見之於魏奏

魏武帝為兗州牧上書曰山陽郡有美梨謹上甘梨二箱張

公大谷聞之於晉篇

潘岳閒居賦曰張公大谷之梨種之或比於封君

漢書曰淮北榮南河濟之間有千樹梨其人與千戶侯等食之因成於地仙

神異經曰東方

有樹高百丈數張自輔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名曰梨實徑三尺剖之白如素食之為地仙翫紫條之

甘脆賞縹蒂之芳鮮

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縹蒂梨紫條梨若夫常陽真定

之美

傳選七證曰恒陽黃梨巫山朱橘何晏九州論曰安平好棗真定好梨

胸山御宿之

味

左思吳都賦曰果則胸山之梨三秦記曰漢武樊川園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瓶墜地則破名舍消梨

哂哀家之蒸食

世說曰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嘆云君得哀家梨復蒸食不舊說秣陵有哀仲

家梨甚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好蒸食之

美道安之分遺

世說曰道安公講僧常數

百習鑿齒嘗餉十梨值講安公便於座中手自剖分梨盡人過都無偏頗玄圃則侍臣作頌

王讚梨頌曰太康十年梨樹四枝其條與中枝合生於玄圃園皇太子令侍臣作頌太山則百官

所置

見東賦酢梨並置注

苻武齧之而同叛

晉書曰苻雙據上邽苻柳據蒲阪苻武據

安定將共伐長安苻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為信

李泌燒之而獨賜

李鄴侯傳曰唐肅宗

嘗夜召穎王等三弟同坐地爐罽上時李泌久絕粒上為自燒二梨以賜之揚芳乎洞庭之

中

山海經曰洞庭之中其木多梨

託植乎明光之宮

晉宮闕名曰明光殿前梨一株

多而貪者玄謨

宋書曰王玄謨征滑臺一疋布責民八百梨

取小而慧者孔

融

文士傳曰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復有宋武

戲馬之詞

宋武帝戲馬臺梨花讚曰嘉樹之生於彼山基開榮布彩不雜塵縑

王弘河上

之賜

王弘謝賜河上梨表曰奉賜河上梨遠方味甘每垂降及仰佩恩逮俯增祇愧

或以青玉

為稱或以金柯見紀

西京雜記曰上林有青玉梨金柯梨出琅邪王野家太守王唐所獻

崔遠比席上之珍

唐書曰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為釘座梨言席上之珍

莊

周稱適口之味

莊子曰楂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蕭齊傳之於識應

廣五行記曰宋廢帝太始中江南咸傳消梨介象付之
先無此樹百姓爭植之既而後齊蕭氏受禪介象付之

於苑吏

神仙傳曰介象言病帝賜美梨一奩日中象死
帝葬之其日脯時到建業以賜梨付苑吏種之

吏以狀聞即發象棺視之唯有一符或融液如含雪或投墜而成水

源楚秋賦

曰朱橘甘美紫梨甜脆凝津隱於斷牙融液易於含雪
又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曰報德寺有含消梨重六斤從
樹投地盡故曰梨為百果之宗楂何可比

宋書曰張敷
小名楂父劬

小名梨文帝嘗戲謂之曰楂何如
梨答曰梨百果之宗楂何敢比

栗

詩云山有漆隰有栗富珍產於五方

詩疏美曰栗有五
方周秦吳楊特饒

唯漁陽范陽
栗甜美長味

比素封於千室

漢書曰燕秦千樹栗其人與千戶侯等

儀禮

置之於菹南

儀禮士喪禮曰設豆右菹菹南栗東脯

周官用之於遵實

周禮

曰饋食之遵其實栗

則有擅價南安

王褒僮約曰南安拾栗

託植儀鸞

大業記曰

洛陽儀鸞殿南有栗林

上林有曹龍之獻

西京雜記曰上林有嶧陽栗太守曹龍所獻

箕山有伊尹之言

呂氏春秋曰伊尹曰栗之美者江浦之摘箕山之栗

田饒勸之

以待士

說苑曰田饒曰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撫以相摘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

士之所重也

宗度置之而禮賢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宗度拜定陵令縣人杜伯夷清高不

仕度與談論設藥栗而已

中山嘗載於冀論

盧毓冀州論曰中山三好栗地產不為無珍

輔亦稱於計然

范子計然曰
粟出三輔

別有朔濱之饒

王逸荔枝
賦云北燕

薦朔濱
之巨粟

葛山之美

山海經曰南山多粟
葛山桐山木多粟

畫拾者巢居之

食

莊子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
避之晝食橡粟夜棲木上故命曰有巢氏之民

告

虔者婦人之贅

左傳曰女贅不過榛
粟粟修以告虔也

既表侯榛之品

京西

雜記曰上林苑
有侯栗榛栗

亦記栲栳之類

爾雅曰栲栳注樹似櫟
檉而卑小如細栗可食

今江東呼
為栲栗

應侯發之以諫主

見栗賦五
死紛披注

沈約疏之而怒

帝

梁書曰沈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奇之問衆
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知約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

此公護短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
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得止

又聞協嘉祥於名郡

宋書曰劉秀之為丹陽尹初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與子弟宴集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曰汝等各以栗

遂擲入穿者後必得此報赤心於至尊梁書曰蕭琛嘗

郡唯秀之栗獨入焉以栗投琛琛乃取栗擲上中面御史中丞在席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也琛曰陛下投臣以赤

心臣敢報嚴遵獨異於羣下會稽先賢傳曰光武詔嚴遵詣行在遇蜀郡獻橘栗

上賜公卿以下使各以手所及取之遵獨不服上問其故遵曰君賜臣以禮臣奉君以恭今賜無所主臣是以

不敢取王泰秀出於諸孫宋書曰王泰幼敏悟年數歲祖

探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使民戰栗者周社見論靖

爾家室者東門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靖家室注靖其或

苦也言東門栗樹之下有善人

質大如梨

魏志曰三韓之地大栗如梨

色黃侔玉

魏畧太子與鍾繇書曰王書稱美玉

赤擬雞冠黃侔蕉栗

一以零也為稱

大戴禮曰八月栗零零也者降也

一以撰之

為目

禮曰栗曰撰之注撰猶選也

當集鵲而有餘

莊子曰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

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感觸也

豈賦狙而不足

列子曰宋有狙公者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

誑之曰與若芋栗朝三而暮四乎狙皆趨然而怒然則朝四而暮三乎衆狙皆喜

甘

橘柚之屬其美者有建春之壺甘焉

神異經曰東方朔云東南荒外有建

春山美甘樹古今注曰磊如景星之彩爛若隋珠之連

甘形如石榴謂之壺甘

中類賦

五

宗炳甘頌曰煌煌嘉實磊如
景星南金之色隋珠厥形
富枝江之珍重嘉宜都之

舊傳

荊州記曰枝江有名甘宜
懷石城而失徑異苑曰南康歸

義山石城內有甘橘橙柚就食其實任意
取足脫持歸者便見大虺或顛仆失徑
置東望而言

旋

迷異記曰南康郡有東望山山頂有果林周四里許
衆果畢植行列整齊如人功也甘子熟嘗有三人造

之共食致飽又懷二枚欲以示外人迴旋半日迷不得
歸聞空中語云放雙甘乃聽汝去懷甘者恐怖放甘於
地轉眄即
若乃平蒂標奇廣志曰甘有二十一核黃包

稱異

潘安仁笙賦曰披黃包
以授甘頌縹緲以酌醴
張磐每奪於童蒙謝承後漢書曰

張磐字子石為廬江太守潯陽令嘗餉一壺甘其子年
七歲就取一枚磐奪付外卒因私以兩枚與兒磐鞭卒

曰何故行僧珍偶嘗於晏喜

梁書曰呂僧珍既有大勲任恣心膂性甚恭慎當某

中感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筋嘗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祿外令月給錢十萬文

植武陵之木奴

裴陽記曰李衡字叔平為丹陽太守衡每欲治家妻

輒不聽後密遣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千樹臨死勅兒曰汝毋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

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及衡甘成歲得絹數千疋置閭中之守吏

晉令閭中

縣置守黃甘吏一人

宜渴者之懷思

張載詩曰三巴黃甘瓜州實素奈渴者所思銘之裳帶

厥包之英粹

郭璞甘贊曰厥包橘柚精者曰甘

張衡離支之種

七辯曰離支黃

甘賈誼湘州之味

湘州記曰州故大城內有陶侃廟其地賈誼嘗種甘猶有存者

時難

則揚葩而不實

唐書曰羅浮甘子開元中有神仙種於南樓寺其後嘗資遣獻幸蜀幸奉天之

歲皆不結實

世泰則移地而逾美

唐書曰天寶中中書奏臣承德音聞江南為橘江北

為枳蓋以地氣有殊物性因變朕近於宮內種甘數株今秋結實百五十顆乃與江南蜀道所進無別

彼

草木之無知胡與時而榮悴

橘

伊盧橘之夏熟

吳錄曰朱先祿為建安庭有橘冬覆其樹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上林賦曰盧

橘夏熟近是此也

淪瑤星之粹精

運斗樞曰瑤星散為橘

茂彼江浦

呂氏春秋

曰江浦之橘漢上之卷所以致之

繁茲洞庭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其木多橘

揚州之貢

書曰揚州厥包橘柚錫貢蜀郡之英揚雄蜀都賦曰於西則既踰淮

而為枳周禮曰橘踰淮而北為枳地氣然也亦度江而作橙淮南子曰夫橘樹至江北

化為忠臣之心既申於楚相傅玄橙賦曰詩人覩王睢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見宋

橘而申貞臣之志純孝之感更見於王靈宋躬孝子傳曰王靈之廬陵西昌人喪父

母二十年鹽酢不入其口庭中橘樹隆冬三實香皮赤實異物志曰橘為樹白華而赤實皮既馨香

又有綠葉素榮楚辭曰后皇嘉樹橘徠服受命不遷生南國深固難徙更壹志綠葉素榮紛其

可香注皇天交甫贈之而著美張衡南都賦曰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注遊女

漢女也鄭大夫交甫於漢見之而贈之橘柚陸績懷之而顯名吳志曰陸績年六歲於九

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拜橘墮地術謂曰若夫雕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答欲歸遺母術奇之

飾自資

古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雕飾

芬芳足貴

子虛賦曰

橘柚 芬芳 吳王納貢

吳應曰吳王魏文帝大橘帝詔羣臣曰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甘

單于荷賜

東觀漢記曰建武中單于來朝賜橙橘

交趾既為置守

異物志曰交趾

有橘官置長一人狹三百石主歲貢御橘

南越亦云有稅

任昉述記曰越多橘柚園越人歲出

橘闕澤抗表以除籍

吳闕澤表曰請除臣橘籍 楊由占風於受饋

後漢

書曰廉范為成都太守部人楊由善占候嘗有風吹削柿范問之由曰方有薦木實者其色赤頃之五官掾獻

數 庾亮之貢已稱於同祗

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平西庾亮送橘十二實共同一祗

以為瑞異中興書曰王者德威則嘉味生橘亦嘉味之流僧辯所陳更驚於共帶書

曰侯景將平生橘別有箕山曉色呂氏春秋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

焉羅浮晚香裴淵廣州記曰羅浮山橘夏熟實大如李用之給客魏王花木志曰蜀土

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華實相繼通歲食之亦名盧橘舉以名堂宋書曰孝武大明中

芳香琴堂東西雙橘連理改連理堂江陵致富比之於千戶漢書曰江陵千樹橘其人

與千戶侯等莊周著論譬之於百王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譬猶植梨橘柚

其味相反而虞愿不取而道顯南史曰虞愿始數歲家橘冬熟小兒競取之愿

獨不桓儼繫樹而名揚謝承後漢書曰沛國桓儼字文林罷鄆縣居揚州從事屈豫室

中庭有橘樹一株遇其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動兩實墮地以繩縛繫樹亦有裂牙酸酢

見上吳王納貢注

撫手華飾

崔琦七蠲曰斯于江皋實產橘柚孟冬之月於時可食撫以玉手永

用華飾

晏子侍坐而不剖

晏子春秋曰晏子侍楚楚王進橘置剖晏子併食不剖王曰橘

當剖對曰臣聞賜人主前者爪桃不剖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故不敢剖臣非不知也

嚴遵當賜

而靡食

見栗賦嚴遵異於華下注

代苦桃而已誤

楚辭云斬伐橘柚列樹苦桃

夢

黃衣而更失

廣五行記曰陳後主夢黃衣人圍城繞城橘盡伐去之及隋兵至上下通服黃衣

若夫違江洲之暖氣處玄朔之寒色

曹植橘賦曰播萬里而遙植列鋼崔

之園廷背江州之暖氣處玄朔之晝清

彼南土之不遷諒難成於甘實

見已

上綠葉
素榮注
斯固百越所厭飫
鹽鐵論曰漢武平越以
而堯

舜不常食也

正論曰橘柚之貢堯舜不恒嘗
山龍華茲帝王不以爲棄也

瓜

伊甘瓜之珍果熟朱夏之芳時

陸機瓜賦曰佳哉瓜之
爲德邈衆果而莫賢隱

中和之淳祐播滋榮於甫田背
芳春於初載迎朱夏而自延

布密葉之繁茂引長蔓

之逶迤

傳玄瓜賦曰次落莫之密葉兮交逶迤之修莖
陸機瓜賦曰赴廣武以長蔓燦煙接以雲連奮

修系之莫莫邁
秀穗之繇繇

既落蒂以離母

夏侯孝若梁田賦曰入
果林造瓜田摘虎掌拾

黃班落蒂離
母漬以寒泉

可解煩而療饑

王虞洛都賦曰瓜則桂枝
栝樓綠釐青肌消暑湯悃

解渴 浮以清泉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浮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冰 羃以織絺

瓜賦曰斫以金刀四剖三離承以雕盤羃以織絺

玄胥素腕

陸機瓜賦曰金釵密繭小青大班玄

胥素腕狸首虎蟠又裴淵廣州記曰州有瓜冬熟名金釵

羊髓龍蹄

廣志曰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

煨煌之種為美有烏瓜魚瓜龍蹄瓜羊髓瓜大如斛出涼州陽城御瓜有青登之名大如三升魁

空同

四劫以方實

漢武內傳曰仙之上藥有空同靈瓜四劫一實廣異記曰謝玄卿見東華夫人為設

玄洲白奈空同靈瓜

會稽五色而稱奇

任昉述異記曰吳桓王時會稽生五色瓜今吳中有

五色瓜歲元貢獻

曾參已駭於烏集

抱朴子曰曾參劬瓜三足烏集其冠 孫鍾俄

驚於鵠飛

幽明錄曰孫鍾富春人堅父也與母居至孝種瓜為業忽有三少年容服妍麗詣鍾乞瓜

鍾為設食出瓜禮敬慙慙三人臨去曰我等司命郎感接見之厚欲連世封侯為數世天子鍾曰數世天子故

當所樂悉梁武有任昉之悼梁書曰任昉字武帝方食化成白鵝西苑綠沈瓜授之於盤慙

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自言常恐太宗有如晦之悲不滿五十今四十九矣可謂知命

唐書曰杜如晦薨後太宗食瓜美愴然思之遂輟其半使置之於靈座冰谷花紅洞冥記曰有龍

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燉煌味美漢書地理志曰燉煌古瓜州地

生美瓜甘號蜜筩傳玄瓜賦曰舊有蜜筩及青括樓嘉味鮮類寡儔芳稱桂髓陸機

瓜賦曰東陵出於秦杞包見易姤卦云絺巾著禮禮曰為天子削

瓜者副之夫差得之於近道吳越春秋曰吳夫差為越所敗遁而去得自生之瓜

撰而食之問左右曰是乃冬有爪近道而人不取何也
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瓜子復生故人

惡食之郭祚奉之於天子後魏書曰郭祚領太子少保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

黃酥奉焉時人驗物變於化魚莊子曰朽瓜化為魚物之變也遠嫌疑

於納履見李賦正冠令範注摘之而豈堪抱蔓唐書曰高宗子八人武后所出者自

為行第長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為后所忌乃鴆之次
雍王賢為太子中宗次睿宗及孝敬遇害諸弟常不自

安乃作黃臺瓜詞令樂人歌之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
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

太子竟啖之而唯宜清水博物志曰人以冷水漬至膝可煩啖數十枚瓜清至腰啖

轉多至頸可啖百餘枝所漬水皆作瓜氣守有興父之蟲爾雅曰權與父守瓜注今瓜中黃甲

小祭有上環之義

禮曰瓜祭上環

爾其翫茲葦葦憐此綿綿

詩曰

瓜瓞葦葦又綿綿瓜瓞

耀青門之朝日

阮籍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畝距阡陌子

母相鈎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

沈玉井之寒泉

抱朴子曰五原蔡誕入山而還欺家人云

至崑崙得玉瓜以食桑虞剪棘以資盜

晉書曰桑虞仁德園在宅北瓜

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為園垣多棘刺恐偷人致傷乃使奴為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

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謝過原平却水而溉田

齊書曰郭原平以種瓜為業大明七年大

旱船漬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隱其窮老下漬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

瓜之船乃步自他道往錢塘貨賣

偉辭餉之翁仲

吳錄曰姚翁仲嘗種瓜菜灌園供衣食人

或餉之無所受美自給之施延後漢書曰施延字君子沛人也家貧母老常鬻力供養種瓜自

給若夫名擅三芝稽含瓜賦其序曰世云三芝瓜處一焉謂之土芝香浮七夕

荆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設瓜果於庭中戴禮標時戴以乞巧有喜子布網於瓜上則為得巧

禮曰五月乃瓜乃瓜者治瓜漢官載職漢官儀曰大官果丞官別在外

常瓜菜茹垂星漢之文天文有植戊辰之日崔氏月令曰種瓜用戊辰日

見仙人之博戲列仙傳曰服閭者往來海邊諸祠中見二仙人於祠中博賭瓜顧閭使擔黃瓜

數十頭令瞑目識徐光之幻術搜神記曰吳時有徐光常行幻術於市里從人

乞瓜其主弗與便從索辦種之俄而瓜生蔓延成嘉其花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賣皆耗矣

三蔓

唐書曰貞元四年夏右神策軍獻瑞瓜三蔓合為一蒂而生三瓜

惡茲兩鼻

龍魚河圖

曰瓜有兩鼻者殺人

戍葵丘而未代

左傳曰齊侯使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葵

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

隱東陵而自佚

史記曰邵平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

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

則有黃若金箱

傳玄瓜賦曰白者如素黑者如漆黃踰金箱青侔含

翠

甘逾蜜房

劉楨瓜賦曰甘侔蜜房冷甚冰圭

內醲外偉

張載瓜賦曰或玄表丹裏

呈素含紅豐膚外偉綠醲內醲少辦多瓢

傳玄瓜賦曰細肌密理多瓢少辦豐旨絕異食之不餒

堂中蠅集

唐武儒衡字庭碩元衡從弟為中書舍人時餽部郎中元稹知制誥因宦官魏弘簡進不

由宰相而得掌誥時論鄙之儒衡因會公堂有青蠅集于瓜忽怒擊去之曰適從何處來集於此一座愕然

塞外狐藏

宋書曰杜預云瓜州出大瓜故也亦云出美瓜因以為名大瓜者狐入其中首尾不見

至於鎮鄭灼之心

梁書曰鄭灼字茂昭勵志好學多苦心熟若瓜時輒僵卧以爪鎮心起便

讀誦其萬志如此

並臯陶之色

孫卿子曰臯陶之色如削瓜

褚雅種之而給

人

道學傳曰褚雅字玄通與人共居常取水洒掃或夏月種瓜恣人來取

子良資之而饋

客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善立勝客事夏月客遊至為設瓜飲

別有供祀事於秋夏

盧

祭法曰夏祀秋祠皆用瓜

表異名於秋灼

爾雅曰秋灼其紹秋注俗呼灼瓜為秋紹者瓜蔓緒

亦著子但小如灼耳

靈種嘗見於洞臺

黃庭內經注曰大霍山下有洞臺司命君之府也中

有神靈瓜食之心通至玄

絳實亦聞於南岳

見柰賦玄雲在御注

重王羆之純

儉

後周書曰王熙性儉率嘗有客與熙食瓜客削瓜侵膚稍厚熙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

之

客甚嗟士安之未學

晉書曰皇甫謐年二十不學遊蕩無度嘗得瓜果輒進叔母任

氏

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歎流涕謐遂感激

折節

復聞狸頭女臂之狀

廣志曰有狸頭瓜有女臂瓜

羊骹虎掌之

名

張載瓜賦曰羊骹虎掌桂枝蜜蒲

步隲晝勤於四體

吳錄曰步隲衛裕同年相友俱

以

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宋就夜灌於鄰亭

賈誼新書曰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

與

楚鄰界兩亭皆種瓜梁人勤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疏而稀灌其瓜惡楚令以梁瓜美夜竊搔之梁瓜皆有焦

者

矣梁亭請其尉欲報搔楚瓜宋就曰是構怨分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灌瓜楚亭旦而往瓜則已灌瓜

日以美往而察之則梁亭為也楚令大悅以聞楚
王楚王悅梁之陰讓也謝以重幣而交於梁王 焦華

感黃冠之異

孝子傳曰焦華父道嘗病甚冬中思瓜華
夢一人黃冠謂曰聞子父病思瓜故送以

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 史稜記涼殿之徵

三十國春秋
曰涼天水太

守史稜暴疾死五日而蘇云見涼主殿皆
生白瓜及秦史梁熙滅涼小字白瓜也

亦聞報以匹

帛

梁書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褐素木案食不過一肉
有姥餉以早青瓜祖深報以匹帛富人效之以貨利

祖深鞭而徇主於織女

續漢書曰牽牛主
關梁織女主果瓜

葛玄隆冬而

待賓

神仙傳曰葛玄
為客設生瓜

宋瓊季秋而遺母

北史曰宋瓊字
普賢以孝稱母

病曾季秋日思瓜瓊夢想
見之求而遂得時人異之 譏楊愔以言貌

後魏書曰楊
愔與選多以

言貌取人時諺詞云尚書典

感靈珍於朝暮

沈約宋紀曰韓靈珍

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種瓜半畝朝採暮還復生未嘗減耗葬事由此得舉

或以憂死而遠

逃

古文瑣語曰初刑史子臣謂朱素公從今以往五祀五日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

己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素公夕而死後吳亡素公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至死日乃逃于瓜圃死之求

得已或以斷根而見怒

家語曰曾子芸瓜而誤斷其根蟲矣或以斷根而見怒曾皙怒以大杖擊其背曾子仆

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曾子使人請孔子孔子曰舜之事瞽瞍小棰則受大杖則走

參委身以待暴怒既身死陷父於不義不孝孰大焉

不食方歎於仲尼

論語云

止渴

嘗同於齊武

齊書曰武帝與到攜同從宋明射雉郊野渴倦攜得青瓜與上對剖食之及帝即位

三遷司徒左
長史憶舊也

偉東野之甘珍

傳玄瓜賦曰育之人力養之六氣雖狸首之甘美未

若東野
之奇偉
亦何傷於蒂苦

古詩曰甘瓜抱苦蒂美衆生刺棘刺侑固有刀貪人還自賊

事類賦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二十八

宋 吳淑 撰

鱗介部

龍

龍者神靈之精

瑞應圖曰黃龍者神靈之精四靈之長

能幽能明

說文曰龍鱗蟲

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

或玄黃其血

易曰龍戰于野其血

玄黃或蠶蠋其形

管子曰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如蠶蠋欲大則涵天地欲上則凌雲欲沈

則伏泉

劔化延津

見劔賦雷煥得壘城之寶劔注

策藏夏庭

史記曰夏后之喪有神龍

二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獲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請其策而藏之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策在櫝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傳此器周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策流于庭王使婦人裸而諫之策化為玄龜後宮之童女既亂而遭之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謚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夫婦有責是器者王使執之逃於道見妖子收之奔褒褒人有罪入所棄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愛之竟以滅周張華嘗辨於餉鮓晉書曰陸機嘗餉張華鮓魚時賓客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孝和亦聞於賜羹

述異記曰漢元和年大雨有一青龍墮于宮中帝命烹之

賜羣臣龍羹各一杯故賀呂光於龜茲

晉書曰呂光伐龜茲其城南營

李尤七命曰味魚龍羹外夜有一黑物如斷岸搖動有頭角目光如電及明失之其處鱗甲之迹隱地光嘆曰黑龍也杜進曰龍者大

人利見之象將軍勉之

負吳猛於宮亭

豫章記曰吳猛坐郭璞事被收

寄載往南令船勿開戶船主聞船下有如樹杪聲試窺之見二龍負船一宿至宮亭湖

見號雨師

抱朴子曰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

亦名水物

左傳曰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沈木

既產於哀牢

後漢書曰哀牢夷其先有婦人捕魚水中觸沈木有孕生子十人沈木為龍出水九

男驚走一兒不去背龍坐龍因紙之後諸兒推為哀牢主

浮水亦聞於素弗

晉書曰馮跋弟

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遊于水濱有金龍浮水而上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

取龍而示之威
以為非常之瑞

爾乃九色駕王母之車

漢武內傳曰王母乘紫雲輦駕

九色班龍

五采負帝舜之圖

河圖曰舜以太尉即位與三公臨觀於河黃龍五采負圖出置

舜前黃玉押白玉檢黃金繩黃芝泥章曰黃帝符璽

困河津而曝鰓

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

巨靈跡猶存去長安九百里懸水下注龜魚之屬莫能止江海大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即為龍故云曝鰓

龍門垂耳轅下

降荆山而垂胡

見禹賦鑄荆山注

美董父之見擾

左傳曰蔡

墨對魏獻子曰古者高龍故有蔡龍氏御龍氏昔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

多歸之乃畜擾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蔡龍故帝舜氏世有裔龍氏 哂朱泚之學屠

莊子曰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彈千金之家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

盤桓溫之齋

晉書曰初

桓溫南州起齋悉蓋龍於其上號曰盤龍齋及主
墓劉毅討主死於齋而毅居之毅小字盤龍 臥南

陽之廬

三國志曰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又亮出師表曰臣躬耕於南陽先帝三顧臣於草

廬之 則有見於絳郊

左傳曰龍見於絳郊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

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

禱於湓口

晉書曰石虎時自正月不雨至六月佛國

澄詣湓口祠猶首曝露即日二

為夏禹而負舟

見舟賦黃龍感禹注

助隋師而驤首

陳書曰隋師濟江荊州呂肅敗後別師廖世寵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死

一戰於是五黃龍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露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

至若

承光御於南海

博物志曰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承光御之以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

經防風防風之二臣以塗山之戮也見禹使怒而射之
有迅雷風雨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
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
死之草是謂穿胃氏
苻生謠於洛東
晉書曰苻生初
長安謠曰東海

大魚化作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城東
時苻堅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其後果驗
戒乘

危於領下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
洲得千金之珠歸與其父父曰取石來鍛之

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子能
歸者必伺其睡也如使驪龍悟子尚奚有哉
美借譽於

人中

晉書曰宋纖字令父有遠操隱于酒泉南山太守
馬岌造為纖拒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

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
或解角而昭瑞
崔鴻前燕錄曰
知先生人中之龍也
黑龍一白龍一

見於龍山慕容皝親帥羣僚觀龍去之二百餘步祭
以太牢二龍乃嬉翔解角而去皝號新宮曰和龍宮
或

曳尾而告凶

宋書曰徐羨之嘗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後

文帝立羨之竟以凶終

資五花而為食

括地圖曰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

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去會稽四千里

萃四蛇而見從

呂氏春秋曰晉文返國介子推

不肯受賞自為詩曰有龍于飛周偏天下五蛇從之為之承輔龍返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兩一蛇蓋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
山下文公聞曰嘻此必介子推
韓子畏禍於逆鱗韓子
龍之為蟲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嬰之則殺人人主亦有之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墨翟避屠於黑色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日屠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

黑不可以往墨子不聽北至淄水不遂而返焉

推管寧而為首

魏志曰華歆邴原管寧三友號

曰一龍寧為頭
原為腹欲為尾

驚葉公而喪魄

莊子曰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室屋雕文畫以寫

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潛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真也

則無用

易曰潛龍勿見則時乘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

鱗既成字

河圖曰黃龍從雒水出詣虞舜鱗甲成字舜令寫之寫竟龍去膏亦為燈

記曰方丈山一名蠻雉山東有龍場方千里有龍皮骨為山阜膚血如流水燕昭王時以龍膏為燈清澄若水

光誠呼先跨之而輕舉

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卜師也壽百餘年臨去呼酒家老嫗

曰急裝當與汝俱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呼子先持一與嫗乃龍也騎之上華陰山後嘗于山上大呼言

子先潤母

安公騎之而上昇

見火賦散陶

及夫登玄雲

在此耳

淮南子曰伯禹作井而龍登
玄雲智愈多而德愈薄也
生積水
孫卿子曰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

成川蛟黑見渭川
三秦記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于渭尾達樊川云昔有黑龍從山南出

飲渭其行道因成
黃聞成紀
漢書曰漢初張蒼以為漢土山故以名焉

土德黃龍當見至十五年黃
八即荀家
後漢書曰荀淑龍見成紀下詔召臣為博士

煮汪爽肅粵時
六為卞氏
晉書曰卞氏六龍玄劉累以人謂之八龍

事於孔甲
左傳書曰帝舜世有高龍氏及有夏孔甲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劉累學擾龍

子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以更豢韋之後龍一雌死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

求之懼而
仲尼莫闕於老子
莊子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之孔子曰

吾乃今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亦有候清風而昇天易通

曰立夏清風至而龍昇天眇層雲而躍淵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

在顏稱高祖史記曰漢高祖隆準醉駭陳宣陳書曰宣

陵軍主李總與帝有舊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復聞在宮

沼而為畜禮曰龜龍在宮沼龍以為畜與金玉而昭瑞

禮舍文嘉曰龍馬故魚鮪不淦注淦潛藏也毒魚而或能致雨南州異物志曰交

旱州人以茭草置洲上流州丹淵有神龍每討賊而當須伺睡梁書曰陸

魚則多死龍怒即時大雨法拒任約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乘輕舟不介胄公流而下

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能

踴躍若待明日攻之
當不損客而破賊

至其出武庫而劉毅不賀

見井賦
晉世聞

於龍見臨平而無量靡觀

唐書曰褚無量幼孤貧近臨
平湖湖中有龍關傾里開就

觀之無量時年十三讀書
晏然不動長精三禮史記

張駿厭之而鑄銅

西河記曰
張駿立謙

光殿成後池中有五龍畫見移時乃滅水通
變綠色駿即鑄銅龍以厭之駿卒不勝此殿

太皞用之

而紀官

帝王世紀曰太皞庖犧氏風
姓有景龍之瑞故以龍紀官

復聞生大澤

見蛇
賦產

深山於
叔虎注

興景雲

見疏義曰雕虎嘯而谷
風生應龍吟而景雲起

或搏而起陸

陰符

經曰天發殺
機龍蛇起陸

或蟄以存身

易曰龍蛇之
蟄以存身也

亦有子明見放

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好釣釣得白龍子明解釣拜謝
放之後數十年得白魚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上

黃山采五石脂石肺服之三年馮孫是養列仙傳曰騎龍鳴者於池

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十餘頭結草廬而守養之龍大稍稍去後一日騎龍語云吾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

百里皆當死至八月既為東方之宿星經曰東方七宿為蒼龍亦號

鱗蟲之長

家語曰鱗蟲三百六十龍為長雷澤得陶侃之梭異苑曰陶侃嘗漁雷

澤得一織梭還掛於壁有頃雷葛陂投長房之杖見杖賦投

葛陂而變魚見困於清冷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

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淵化

為魚天帝曰魚故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

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為怪嘗偕於罔象國語曰水

之怪曰雕聞鄒奭史記曰談天衍雕龍奭炙數髹章美

稽康晉書曰稽康雖土木形骸或漬之而復活佛國證別傳曰

石勒時天旱於石井岡掘得死龍長尺餘漬之以水良久乃蘇呪而祭之龍騰空而上即大雨降因名石井為

龍或吹之而即長抱朴子曰西域方士能神祝者臨淵禹步吹氣龍即出浮其初出乃長十

數丈於是士更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方士

方士聞有旱處便賣龍往賣之一龍值數十觔金舉國

會欲以顧之直畢乃發壺出一龍著淵潭之中因復禹

步吹之輒一吹一出長騁神變於三池後魏書曰波智國有三池傳曰

大池有龍王次者龍婦小者龍子
人設祭乃得過不則多遇風雷
備文彩於五方

唐書曰文

宗大和中五龍會於密州
次第五至五方之色備焉
非罔罟之可害

人物志曰神龍不處罔罟

之水鳳凰不翔
翔霸羅之鄉
宜螻蟻之能傷

楚辭曰神龍失水而陸覲居今為螻蟻之所裁

而不求既聞於子產

左傳曰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崇焉子產不許曰

我鬪龍不我覲也
龍鬪我獨何覲焉
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針而見負更記於

師皇

列仙傳曰馬師皇者黃帝馬醫有病龍下垂耳張口師皇針其脣飲以甘草湯而愈後一旦負之而

去

蛇

蝮蛇蓼蓼

楚辭曰蝮蛇蓼蓼封狐千里

乘雲霧兮游神

爾雅曰騰騰蛇注曰龍類

也能興雲霧而游其中真

或斷而復續

淮南子曰神蛇能斷而復續不

能使人不斷也

或蟄以存身

見易

泉有方渠之異

見水賦

珠有

塗云之珍

洞冥記曰蛇珠出塗云國有青靈蛇產珠色光白如瓊琰之類

華佗治之而

病愈

後漢書曰華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因語之曰向來道隅膏餅家有并蠶甚酸可取汁三升飲之

病自當去即如佗言乃立吐一蛇疾遂愈

玄俗下之而病已

列仙傳曰玄俗者賣藥於都市

治百病河間王病買服之下蛇十餘頭

留篋既擾於民家

唐書曰元和中五坊小使每羣

聚於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誠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

方肯
擄去
逐鼠爰興於甲士

唐書曰太宗也相壁常欲覘敵潛軍遠抄騎皆四散太宗與一

甲士登丘而睡俄然賊兵四面雲合不之覺也會有蛇逐鼠鼠觸甲士驚起遽白太宗俱上馬馳百餘步為賊

所及太宗發大羽箭射之殪其驍將賊騎乃退盤帳而蒙遜旋師

晉書曰沮渠蒙遜攻浩豐

有蛇盤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蛇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也燒攻其而還

繞柱而煬宮肇

祀

搜神記曰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為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

又若鬪鄭門而厲

公入

左傳曰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之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

出泉宮而聲姜亡

左傳曰有蛇自泉宮出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注魯伯禽至僖公十七君

董奉斃

之於晉興

廣州記曰晉興郡路側五六里有一物大百圍長數十丈行者過視則往而不反積年如

此夫人甚多董奉從交州出由此嶠見之大驚云此蛇也住行旅施符救經宿住看蛇已死矣左右曰白骨積

山聚成吳猛殺之於豫章豫章記曰永嘉末有大蛇長十餘丈斷道人有過者輒以氣吸

引取之吞噬已百數道士吳猛與弟子數人往欲殺蛇蛇藏深穴不肯出猛符南昌社公蛇乃出穴頭高數丈

猛緣尾登背以足按蛇頭雖報德於隋侯搜神記曰隋侯行見大蛇

傷因救治之其後或見効於壽光列仙傳曰壽光侯者漢章帝時人能効百

鬼衆魅有婦為魅所病侯効得大蛇婦因以安又有大樹人止其下者死焉過之亦死侯効樹樹夏枯有蛇長

七八丈隱苟戒之而修政賈誼書曰晉文公出田前驅還曰前有大蛇其高若隄橫

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修陵之今前有妖請攻之公曰不可吾聞天子夢惡則修

道諸侯夢惡則修政大夫夢惡則修身今我有失行則天戒以妖攻之是逆天令也乃歸齋宿而請於廟退而

修政居三日夢天誅蛇曰爾何敢常聖
宣遇之而不祥

君之路文公覺令人視之蛇亦魚爛矣
說此曰齊景公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邪曰有賢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是

虎室澤是蛇
或乘彼龍星
左傳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

虛危之星
或出夫象骨
山海經曰巴蛇吞象三歲而出

冲三都賦曰屠
秦文夢之於廊行
史記曰秦文公夢蛇

巴蛇出象骨
於廊行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
漢祖斬之於豐澤
見劍

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廊時
澤號大則有五丁拔梓潼之山
蜀王本紀曰秦王獻蜀

澤注
王以美女五人蜀王遣

五丁迎女還梓潼見一大蛇入山一丁引其尾不能出五丁共引蛇山崩厥五丁 **黃帝採圖丘**

之藥

抱朴子曰或問隱居山澤治蛇虺之道曰昔國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佩雄黃

而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入山林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傳之瘡中立愈

叔教轉禍於兩頭

賈誼書曰孫叔教為兒出遊還憂不食母問其故泣曰今旦見兩頭蛇恐

死母曰蛇安在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人復見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

福薛濬考祥於有角

情書曰薛濬幼與宗中諸兒戲於澗濱見黃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

視了無見者濬以為不祥歸而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適有僧詣宅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亦聞見虎牢而不復見時咸異之既而濬終於四十二

有變

後魏書曰東魏孝靜帝武定中大蛇見武牢城上高仲密以武牢叛後司馬消難之任武牢蛇又見

消難亦叛土人謂之雌龍

出柴桑而能飛

宋永初山川記曰柴桑縣有飛蛇

或謂錢

龍

南史曰梁武帝與宮人幸玄洲苑見大蛇盤屈於道羣小蛇繞之並黑色宮人曰恐是錢龍帝以錢十萬

貫鎮于蛇處以厭之

或號肥遺

山海經曰泰華山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劉秀

見之而不懼

宋書曰劉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于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

不顧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

樂廣告之而解疑

晉書曰樂廣嘗有親客久濶不復來

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座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影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角弓畫作蛇廣

意盃中蛇即角弓影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

愈遂

復有毛若羸豪

山海經曰長蛇毛如羸豪音如鼓櫛

音如

磬聲

山海經曰磬見則大旱

畫足聞言於陳軫

戰國策曰昭陽

為楚伐魏覆軍殺將移師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引酒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為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酒今君攻魏既勝復移師攻齊是為蛇足者也昭陽繞輪兆禍於申生

新序曰太子申生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速得

國之祥太子遂產深山於叔虎

左傳曰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

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故羊舌之族

及於得遺髮於昭靈

陳留風俗傳曰沛公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

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濯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傳綽死而受酌

陳書曰後主末年秘書監傅綽上書諫諍後主逼令自盡死後有惡蛇上屋來靈牀當前受祭酌去而復來百

有餘日時有彈指聲俄而陳滅

杜預醉而變形

晉書曰杜預先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

聞嘔吐聲竊窺于戶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觀夫徙涸澤而有神

韓子曰鵠夷子

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亡之燕鵠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將徙有小蛇曰大

蛇行而小蛇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著耳必有殺子者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也乃相負越公道

而行人皆避之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一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不如我為舍人田成

子負傳而隨之至逆旅

喻常山而論勢

孫子曰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

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變李密之衣冠

隋書曰大

業未翟讓嘗見李密衣在格上腰帶化為赤蛇讓心異之竟為密所殺

見馮緄之綬笥

俗

通曰車騎將軍馮緄初為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許憲卜云後三歲當為邊將以東為名後五年為征東大將

軍

斯斷手之毒螫吁其可畏

前漢書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

龜

伊神龜之效質實瑤光之散精

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為龜

負河圖之

八卦

河圖曰天與禹洛出書謂神龜負文列背而出

標禮經之四靈

禮曰麟鳳龜龍謂之

靈或宜水火之氣或昭山澤之名

爾雅曰一神龜二靈龜三攝龜四寶龜五

文龜六筮龜七山龜八澤龜九水龜十火龜

法和掘之而畫地

三國典畧曰梁陸法和至

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五寸以杖扣之曰汝欲出此已數百年若不遇我豈見

天日乎為授三張儀依之而築城

華陽國志曰秦惠王十三年張儀司馬錯

破蜀儀因築城城終頽壞後有一大龜從備嘉肴而斯

研井出周旋行走因依龜行所築之乃成獻周禮曰鼈人春獻

禮月令曰九月伐蛟取龜登龜取龜

或呈瑞於魏文

魏帝曰文帝時神龜出於靈芝池

或報德於毛寶

搜神記曰

毛寶行於江見漁父釣得一白龜寶贖而放之後於郢城戰敗投江有物載之漸得至岸視之乃昔所放白龜

甲長四尺許龜至中流猶反顧實

為貨充資於交易

前漢書曰王莽以劉宇有金刀乃罷

錯刀弊刀及五銖錢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錢貨六品金貨一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

布貨十品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致氣諒宜於衰老

史記龜策傳曰江翁人家嘗畜龜飲食之

以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老也

至若玄衣督郵

古今注曰龜一名玄衣督郵一名元緒

緇衣大夫

孫惠龜賦曰有緇衣之大夫兮衣玄繡之衣裳乘輜車之岌岌兮駕雲霧而翔翔

致

糜潰於元邈

見木賦枯桑之禍注

惟罔咎於余且

莊子曰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

髮窺阿門曰予自宰露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明日余且朝君曰若漁何得答曰且之網得白龜圖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乃剝龜以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

若其壽別神靈

任昉述異記曰龜一千年生毛壽五千歲謂之神龜壽萬年曰靈龜形分

俯仰

爾雅曰龜俯者靈仰者繹

誠為天子之寶

禮曰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

故號

甲蟲之長

大戴禮曰甲蟲三百六十神龜為之長

或處嘉林之中

史記龜策傳曰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或草無毒螫野火不至斤斧不及是為嘉林龜在其中

旋卷耳之上

博物志曰龜三千歲旋于卷耳之上著千歲三百莖同本以老故知吉凶

名有

時君之美

抱朴子曰山中已日稱時君者龜也

文成列宿之象

禮統曰神龜之象上

員法天下方法地背有盤法丘山主文交錯以成列宿運轉應四時明吉凶不言而信

效之而或

致飛騰

博物志曰人有出行墜深澗者無有出路饑餓分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

伏地學之遂不復飢體殊輕便能登岩岸經數年後試
疎身舉臂遂超出澗上即得還家顏色悅懌頗更黠慧

勝故還食穀啖滋味法之而自能導養抱朴子曰郝儉
百餘日中復其本質

塚中見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
仰儉知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為遂不復飢竟能咽氣

斷亦有見天文於南漢星經曰天龜傳科斗於越震述

記曰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
文皆科斗書記開闢以來錄以為龜歷伏滔述帝功德

銘曰歷書卜洛斯食書曰卜比筮為長左傳曰晉獻公
龜歷之文

不吉筮之吉卜人曰堯則赤文而朱字書中侯曰堯沈
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書出于背中赤文朱字上壇周則青純而蒼光書中侯
場沈璧於河黑龜出赤文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攝政七年制禮作樂成王觀於洛沈璧禮畢王退有主
龜青純答光背甲列書上躋于壇赤文成字周公寫之

既觀書背

史記龜策傳曰神龜集芳蓮之上左脅書文
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諸侯

得我為
帝王

復有拊牀

史記龜策傳曰南方老人用龜拊牀
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後移牀龜尚

能行氣
導引

宜願割腸

莊子曰仲尼云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七十二鑽無遺

策而不免
割腸之禍

唯宜曳尾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
夫先白焉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

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巾筭而藏
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尾塗中乎吾將
曳尾於塗中也

十朋既見於義易

易曰或益之
十朋之龜

六室更

聞於周禮

周禮曰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
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鼃屬

南龜曰獺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凡取龜用秋攻龜用春各以其物入于龜室注云所言
非一也天龜主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是其色也
龜術者靈仰者繹前奔果後奔獺左倪雷右倪若是其
體也六龜或傳叢菁之說抱朴子曰千歲龜五色具焉
各異室

在叢菁之下

或記青毛之異

南齊書曰永明中有獻青毛神龜一

又聞大誓三

足君山六眸

爾雅曰龜三足能龜三足貢注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龜大誓多三足龜義與記曰

君山上有池中有三足龜六眼

孔愉曾悟於回首

會稽後賢

龜又唐先天中江州獻龜六眸
傳曰孔愉字康敬嘗至吳興余不亭見人籠龜于路愉
買而放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視愉及封此亭三鑄印
龜皆左顧愉
悟遂取佩之
黃安屢見其出頭
洞冥記曰黃安常服硃砂舉體皆赤坐一大神

龜言伏羲始造周曆以此龜授吾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歲一出頭我坐此龜五過出頭矣行則負龜而移世人謂黃嗟僂句之不欺左傳曰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

乃如晉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再三問不對昭伯歸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既而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季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奔齊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笑

蜉蝣之見憂

淮南子曰龜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以蜉蝣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臧文

一兆而稱美

家語曰孔子問於漆雕馮子曰事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為賢乎對曰臧

氏家有守龜焉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二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馮從此見之若夫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不能及明不

能見孰
充如之
武仲納請而能謀
左傳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藏賈且致大蔡焉曰紂之罪不

及不祀以大
蔡納請其可
爾其八風九州南辰北斗
史記龜策傳曰一北斗龜二南

辰龜三星辰四八風五二十
八宿六日月七九州八玉龜
坎居離象
李願龜賦曰質應離象位定坎

若賤彼朶頤育我靈符浮洛
川見緋書洞秘頤通玄虛
蛇頭龍脰
說北曰靈龜五色似玉背陰向

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
脰左睛象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吉凶之數
或通夢於

高虜
前燕錄曰苻堅末高陵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文象八卦堅命太卜穿池養之食以粟及死藏其骨

于太廟是夜廟巫高虜夢龜謂曰我本出歸江南遭時
不遇殞命秦庭又夢人言于虜曰龜三千六百歲終終

必妖興亡國之
象也未幾堅敗
或表祥於章后
陳書曰武帝章后母常遇道士以小龜道已文

彩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
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
至於前奔諸果左倪不類

爾雅曰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奔諸果後奔諸獵左倪不
類右倪不若注俯行頭低仰行頭伸前奔前甲長後奔

後甲長左倪行頭左庫為左食
右倪行頭右庫為右食倪音晚
宣同夫牛蹠羸顙淮南子曰

牛蹠羸顙亦骨也而世弗灼
必問吉凶于龜者歷歲久也
必見其灼中文外國語曰夫文者

心之文也如龜焉
灼其中必文於外為伏羲而負圖古史考曰伏羲時靈龜負河圖八卦是也

美寧王之見遺書曰寧王遺我大寶
唯九江之納錫寶

揚州之巨美
書曰九江納錫大龜

事類賦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二十九

宋 吳淑 撰

鱗介部

魚

魚麗于罟鰓鯉君子有酒多且旨若夫魴魚頰尾王室

如燬

並詩云

或逢秋而憶鱸

世說曰張翰字季鷹為齊王

同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

中蓴菜羹鱸魚膾遂命駕便歸俄而齊敗時人以為知機

或當春而薦鮓

禮曰季春薦鮓于腍

廟大盈一車

孔叢子曰衛人釣于河得鯨其大盈車曰吾下一鯨之鯨鯨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

則吞矣子思子曰噫鯨食以餌死士貪以祿死

廣文千里

列子曰八紘之北有溟海其魚廣千里其

長稱焉爾乃昭帝之養昆明

三輔故事曰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後昭帝於池中養

魚以給諸陵祠餘付長安市魚乃賤

任子之蹲會稽

莊子曰任公子蹲會稽釣東海暮年而大

魚食之公子得若魚浙河以東蒼梧以北無不厭若魚

鄙奉車之不足

魏志曰文帝東征吳

文德郭后留譙時后從兄奉車都尉表欲遏水取魚后曰今奉車所不足宜此魚乎

美弦章之見

辭

晏子春秋曰景公射質堂上唱善者一日弦章入公曰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君

嗜臣食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食諂人言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章撫其僕曰

曩之唱善者皆欲加美名於孔鯉風俗通曰伯魚之生此魚也固辭不受

以為瑞故名獻有餘於仲尼家語曰孔子之楚有漁者鯉字伯魚獻魚孔子不受漁者曰天

暑市遠吾無所鬻之棄之真壤不若陶朱則養之而富

陶朱公養魚經曰威王聘朱公問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以六

畝地為池池中有九洲即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壯鯉四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所以養鯉者不相

食易長龍陽則棄之而悲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

又貴也涕下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嘉之後得大者令臣且欲棄前所得者今以臣之惡也而得為王拂枕席夫四海

之內其美人亦甚多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寧棄而趨王視臣亦曩臣之所棄魚也王于是令四境之內敢有

言美人者族

憂在脫淵

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樂宜在藻

見詩

形備丙丁

爾雅曰魚枕謂之丁魚尾謂之丙

用稱鱖菟

周禮曰獻人掌辨魚

物為鱖菟以共王膳羞注鱖生也菟乾也鱖音鮮菟音柔

宿沙善漁

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習子

使魚生于山則十宿沙不得一魚焉宿沙非闢于漁道者彼山非魚之所生也

詹何能釣

淮南子曰

詹公能釣千歲之鯉

考信及於中孚

易中孚曰信及豚魚

美於初於靈沼

詩曰

王在靈沼於初魚躍

則有形倖刀劍

爾雅曰鯉鯢刀注今之鯿魚也亦呼為劍魚

價貴

牛羊

洛陽伽藍記曰京師語曰伊洛鯉魴貴于牛羊

化舒姑之泉

見水賦舒姑靈變注歸

青田之倉

永嘉記曰青田谿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曰魚倉

或釣于渭

史記曰太

公望以漁釣于周西伯伯獵或觀于棠左傳曰魯隱公將如棠觀

遇太公于渭之陽載與俱歸魚者藏傳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辨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山林川澤之實皃棘之事官司之守

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逆往陳魚而觀之傳伯稱疾不從掣三牽兩潘岳西征賦曰貫鯢

三牽兩折縷分芒張衡七辯曰羣洛之鱗別以夜飛嘗為缺分芒折縷細亂蛭足

駭於文鯢左思三都賦曰丈陵處亦驚於龍鯢山海經曰龍鯢

陵居狀如鯉郭璞緯書載其虎銜斗運樞曰四方煩擾

江賦曰龍鯉一角禮曰雨水之別有姜詩雙鯉東觀漢記曰姜詩性

時令標其獺祭日獺祭魚至孝母常飲江水兒取水溺死恐母知詐云行學俄而清泉出舍側日生鯉一雙楊震三鱣後漢

書曰楊震客于湖不答州郡禮命有鸛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或買之而啖茹詩疏曰鱸似魴而大頭

買魚得鱸不如啖茹徐州謂之鱸或得之而忘筌莊見躍武王之舟賦白

魚瑞舟注入仲御之船晉書曰夏統字仲御母病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

橋統弗之顧大尉賈充怪而問之曰卿居海濱頗能水戲乎荅曰可乃操拖正櫓折旋中流于是風波振駭俄

而白魚跳入船中者琴高初見於涿水列仙傳曰琴高八九觀者皆悚懼琴高初見於涿水以鼓琴為宋康

王舍人行涓彭之術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期潔齋于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留一月復入

水務光始返於盧川符子曰務光自投盧川獲靈符者盧川之伯以赤鯉送之

涓子

列仙傳曰涓子齊人釣于河澤得鯉魚腹中符隱于宕山能致風雨寄丹書者葛玄

神仙傳曰葛玄見賣大魚者謂曰暫煩此魚到河伯處乃以丹書紙內魚口有頃魚還躍岸上得書青黑色如

木莊周比之於貸粟

莊子曰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

可乎周忿然曰周昨來見道中有呼周者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宜有升斗之水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說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曰君言此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淳于

笑之於祝田

說北曰楚將伐齊齊王使淳于髡求救於趙齋金百斤車馬十駟髡曰臣之鄰人祠

田以一簋飯與一鮒魚祝曰下田滂邪得穀百車臣笑其所祠者少所求者多王乃益齋黃金白璧車馬百駟

鮒則似蛇

韓子曰鮒似蛇而漁者取鮒鯁聞有翼山海經曰

涿光之山貫水出焉多鰓鰂後漢書
之魚如鵲而十翼可以御火陳囂遺之於竊盜曰會稽

陳囂少時於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盜取之者囂見避
之草中追以魚遺之盜慙不受自是無復盜其魚者王

弘致之於親識宋書曰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
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于此經過者不

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不得得亦不賣日
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而去

林邑陵雲林邑國記曰飛魚翼如胡
蟬沈泳海底飛則陵雲昆明刻石西京雜

明池刻石為魚每雷雨魚膏鳴吼入羽淵而遽化拾遺
簪尾皆動漢代祈雨往往有驗

夏鯨理水無功沈于羽川化為玄魚大千尺後遂厭武
死橫于河海之間後世以玄字合于魚字為鯨字

昌而不食吳志曰孫權時欲自建鄴徙都武昌建鄴人
謠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

不止武
昌居
乞伏買之而盡放
隋書曰乞伏慧為潭桂總管其俗輕剝慧躬行朴素以矯

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藝捕
魚者出絹買而放之藝音賽
王固祝之而不得
梁書曰王固嘗

聘魏因宴饗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
大設罾網固以佛法咒之一鱗不獲
釋小傳單父之

政
淮南子曰季子治單父三年而巫馬期衣短褐易容貌貌往觀化焉夜見漁者得而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

子所為漁者欲得魚也今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
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

報孔子曰季子之德
至矣
注季子子賤
貢大見王龔之德
後漢書曰陳蕃為郡法曹吏正

朝見太守王龔客有貢白魚於龔者龔曰
汝南乃有此魚蕃曰魚大由明府之德
亦聞謝允致

鯉
續搜神記曰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為曹公致鱸魚者允便云此可得耳求大瓮

咸水朱書符投水中
俄有鯉鼓響水中

左慈化鱸

後漢書曰左慈字元放曾在曹操座操曰恨少

吳松江鱸魚耳慈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出操曰一魚不周乃更沈釣復引出皆長三

尺餘操使專諸奉炙金樓子曰專諸欲弑吳王僚學炙目前鱸之

魚腹
陳勝置書

漢書曰陳勝舉大計欲威兵士乃以丹書曰陳勝王置所罾魚腹中兵買魚見

書大
入舟豫知其解甲

前涼錄金城太守胡勗叛張軌遣都護宗毅治中令狐瀏討之

濟河中流白魚入船瀏曰魚鱗物虜必解甲歸我矣勗果請降

有錄則比於負圖

唐書曰開

元中衢州獲魚有銘獻之侍中裴光庭等奏曰魚龍為圖河洛所出比之咸時彼何足云

周發曾傳

於嗜鮑

國語曰周文太子發嗜鮑魚太公為其傅漢武曰鮑魚不登俎豆宜有非禮而可養太子

嘗聞於得珠

見珠賦漢武通夢於昆明注

既自適於濠梁

莊子曰莊子與惠子

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

魚之樂

亦相忘於江湖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也

片則王餘雙稱比目

博物志曰吳王食鱸有餘棄於江中化為魚名曰吳王餘鱸魚

左思三都賦曰雙則比目片則王餘

或墜眼而為珠

曹髦觀濤賦曰神鯨來往乘波躍鱗噴氣

霧合噫水成津骸喪成島嶼之墟目落為明月之珠

或燃膏而作燭

史記曰秦始皇冢中以魚

膏為燈燭祭而獲應者周平

述異記曰閩中有金魚神云周平王時十旬不雨祭此神紙生

涌泉魚懸以示廉者羊續

後漢書曰羊續好食生魚為南陽太守府丞侯儉貢鯉續

受而懸之一歲儉復致一枚續神異經曰東乃出所懸枯魚示之以杜其意南海中有溫

湖鮒魚生焉食之宜暑而避風寒儻可忘憂山海經曰帶山茝蒟之水

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背如鵲食之已憂圖讚長聞橫

海木玄廬海賦曰魚則橫海之鯨突兀孤游大記吞舟

潘岳海賦曰魚則吞舟鯨鯢賈誼弔屈原或七日而逢

尾玄中記曰東海有大魚行海或一斤而千頭廣志曰

魚大如針號一斤幸通水而相致淮南子曰欲致魚者

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無乾谷而見求淮南子曰上求材臣亦

有梁水之魴

陸機詩疏義曰魴魚之美者也梁水魴特肥美故其鄉語曰居就梁水魴洞庭

之魴

劉邵七華曰洞庭之魴出于江岷紅腴青願朱尾碧鱗

應王祥之剖冰

晉書曰王

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欲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親嘗母欲生魚時天氣寒冰

凍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感蔡仲之廬墓

先賢傳曰蔡君仲至孝母

喪居墓側天下神魚四頭置墓前以祭

楚國悟之而為治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于王者曰

今日魚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

粟有餘者國有饑民優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畜於府庫者境內多貧乏之民皆失君之道故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漁者知之其以喻寡人也於是乃遣使恤鰥寡故漁者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越

王養之而致富

吳越春秋曰越王棲會稽范蠡等曰會稽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

四清之流九溪六谷之廣上池宜于君王下池宜於民臣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當富盈又有

感王延之孝

晉書曰王延性至孝繼母卜氏嘗感冬思生魚教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泐叩

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冰上延取以進資陸政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于是心悟撫延如己生

之養

北史曰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嗜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得後宅忽出泉水生魚不絕得以供

膳時人因謂其泉為孝泉內藥則戲於湯中

抱朴子曰取一把礬丸內一活魚口與無藥者

俱投沸膏中猛火之上其無藥須臾熟可食其銜藥者浮戲漫漶不死

塗血則行於水上

抱朴子曰南陽丹水有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夜浮水側則有赤光割取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若

其噴水為雲

王子年拾遺記曰瀘州一名魂州亦曰環洲洲旁有洞淵其廣千里有魚焉其長千

丈鱗色爛斑鼻有角時鼓舞羣戲或有遠而望者見水間有五色雲上就之乃是此魚噴水為雲也吐氣

成風

嶺南異物志曰南方大魚聲為雷氣為風涎沫為霧

介象釣之於殿前

神女傳曰

介象與吳王共論鰻魚為上乃於殿前作方坎汲水滿之并求釣起餌之須臾得魚王使鱸之王肅羹

之於洛中

洛陽記曰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等嘗飯鮓魚羹

或螻蟻之所制

莊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制之故鳥飛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宜蹠涔之見容

淮南

子曰牛蹠之涔不容鱸賄出丙穴而赴水

水經曰丙穴出嘉魚常以二月出十月入穴出水泉

懸注魚自穴下透入穴口伺丙故曰丙穴

度禹門而化龍

水經曰鱸鯉出鰲穴三月則上

度龍門得度為龍
尖否則點額而還

或義不及賓

易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或功稱微

禹

左傳曰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必芳其餌

淮南子曰燿蟬者務明其火釣

魚者務芳其餌

乃先於俎

淮南子曰俎之先生魚豆之先黍羹此皆不決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

王賁之先本俊末也

既見射而流血

三齊記曰始皇祭青城山菜石城入海三十里射魚水變

色如血者數里于今猶爾

亦高飛而乘雨

臨海異物志曰鳶魚似鳶陰雨皆能飛高

爾其金齏玉膾

大業拾遺錄曰六年吳郡獻松江鱸魚乾膾鱸魚肉白如雪不腥所謂金

齏玉膾東南之嘉味也

青鱸碧鱗

見上洞庭之鮒注

有負函盛水之嗜

隋書

曰虞孝仁性奢華常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

有當乳輟網之仁

唐書曰太宗觀漁於

西宮見魚躍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網而止

復聞杜孝置筒而寄歸

廣蕭

孝子傳曰巴郡杜孝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子官得生鮮截竹筒盛魚二頭沈水中曰我母必得此魚其婦

出渚得之

張昭結網以供膳

晉書曰張昭字德明幼有孝性父煇常患渴嗜生魚

胎乃身自結網吳隱嫌其用意

晉書曰吳隱之為廣州刺史帳下人進魚每剔

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熟焉

公儀辭其爭獻

韓子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邦皆爭買

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

効雙角於元海

晉書曰五部單于左賢王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

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髻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

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十三

月而生

元海 革陽喬於子賤

賤說先曰陽舒謂子賤曰吾少也

夫投綸餌迎而吸之者陽喬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厚味子賤曰善

鯨死而彗星乃出

淮南子曰麒麟關則日鯨去而潮人

無患

唐書曰韓愈為潮州刺史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

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祝曰今潮州大海在其

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鯨魚約七日不徙則刺

史遜材技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鯨魚從事夫呪之夕暴

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

是湖人無

鰱魚之患 苟耕田而可種

嶺表錄異曰新瀧等州山田

佃春兩丘中貯水即先買鯢魚子散於田內一二年後

魚見長大食草根根並盡既為熟田又收魚利及種稻

且無耕草乃齊民之上術也

奚臨河而見羨

淮南子曰臨河羨魚不如歸家結網

若乃

林邑變鐵

見山賦范文注

流淵出瓊

漢武內傳曰王母曰仙人上藥有流淵瓊

魚嬾婦羞聞於鯢類

異物記曰鯢實四足而有魚名頭尾類鯢岐岐而行長自溪澗出入

深坑頂上有光迎風噴

水君可駭於人形

古今注曰水君狀如人乘

馬衆魚導從名魚伯大水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

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鯢魚

但手足別耳目鼻與人不殊

見人良久既得書而加飯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鯢魚呼兒烹鯢魚中有尺素

書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何如亦通夢而延齡

梁書曰南郡太守劉

之亨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未之解也其明日仲夏

有道生鯢魚二頭者之亨曰夢中所感也放之又夢來

市類賦

十

謝恩云當烹之則忌其屢擾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不可煩煩則人致之則嫌其至清東方朔答客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

則無取澤戒竭說苑曰竭澤以取魚非不察淵惡明史記

曰吳王濞詐稱病不朝上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斯足

以驗人事制國經豈徒誦毛詩之九罍詩曰九罍之魚鱗魴觀天

文之一星星經曰天魚一星在尾後河中星明則海出大魚

事類賦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三十

宋 吳淑 撰

蟲部

蟲

伊微蟲之蠢動咸羣分而共處驗蟋蟀之秋吟

古詩曰蟋蟀侯

秋吟蟋蟀出以陰

侯莎雞之振羽

見詩注云六月莎雞羽成而振迅之

伊威在室

蟪蛄在戶

詩注云伊威委黍蟪蛄長跼家無人則然

或守瓜以食

見瓜賦守有與父注

或齧桑為蠹

爾雅曰蠹齧桑注齧桑樹作孔入其中壤尸壤切

翫五色於娘蜩

爾雅曰蜩娘注夏小正曰娘蜩五采具

憐五能於鼯鼠

說文曰鼯五技鼠也能飛不過室能

緣不窮木能游不渡水能穴不掩身能走不先人

嚶嚶草蟲趨趨阜螽

詩云蟬魚

喜衣書之際

爾雅曰蟬白魚注衣書中蟲一名炳魚蟬音淫

蟻蟻游冀土之中

爾雅曰蟻蟻蟻注云在冀土中

則有蚯蚓無心

淮南子曰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不惠

蜂蠆有毒

見蜂賦有毒而宜宜無備注

螢出腐草

禮曰腐草化為螢

蝎生朽

木

爾雅曰蝎蟻蝎注在木中今雖通為蝎所在異

法蛛螢而結網

帝王世記曰湯出見羅者

下車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而更教之祝曰昔蛛螢作網今人學結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

吾取其
憫飛蛾之赴燭

宋書曰少帝失德傳亮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

物詩以
太宗吞蝗以彌災

唐書曰貞觀中終南數縣蝗太宗至苑中見蝗撮數枚而

奇意焉
呪之曰百姓有過在余一人爾其有靈但當食我無害
百姓將吞之侍臣恐致疾遽來諫止太宗曰所冀移災

朕躬何疾之避遂吞
之自是蝗不為災

楚王食蛭而蒙福

賈誼書曰楚惠王食寒菹而得

蛭因遽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疾王曰吾食菹而得蛭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隨而誅之恐

盜食者皆死遂吞之令尹曰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疾不為傷王果疾愈

莊周夢蝶

曰昔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蝶也俄而覺則瞿然周也

武子

囊螢

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好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

蝸

角戰于蠻觸

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達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蚊睫集乎焦螟

列子曰江浦之間生度

於蚊睫

或前爪而後距

淮南子曰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

有毒者螫有蹄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

或胸鳴而股鳴

周禮曰以注

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注云注鳴精列屬有鳴蜩蛭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蟻動股

屬胃鳴榮原屬

有足無足

爾雅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

紆行仄行

周禮曰外骨內

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注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卻行蝓蚓之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

但見坯

戶
禮曰仲秋蟄蟲坯戶

寧堪語冰

莊子曰井蛙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墟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

者為於時也

至於大蟪為祥

呂氏春秋曰黃帝時見大蟪土氣勝故具色黃高誘注蟪蚯蚓

蜚蛄表瑞

河圖曰黃帝起有大蜚見又劉向別錄曰鄒衍言黃帝土德有蜚蛄如牛蚊聚成

雷

漢書曰中山靖王曰眾蚩蚩山聚蚊成雷

蚩飛附驥

淮南子曰蚩附驥致千里而不飛無鞭撻

之資而

杜伯則以尾螫人

詩義疏云

縊女則吐絲自斃

爾雅曰蜺

縊女注曰喜自經死異此曰縊女吐絲自懸昔齊東郭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姜亦自經俗傳此婦

化為

又聞蛾子時術

見蛾賦時術有資注

尺蠖求伸

易云

入馬后之

夢

東觀漢記曰永平有司奏立長秋宮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賁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之數日夢有

小飛蟲萬數隨着身入皮膚中復飛去

集王則之身

齊書曰王敬則少時于草中射獵有蟲如

烏豆集其身摘去皆流血敬則惡之有道
士卜曰封侯之瑞也敬則喜故出都自効
蜉蝣之衣楚

楚蠡斯之羽詵詵

並見詩

亦聞馬蛭百足

博物志曰馬蛭一名百足中斷

則頭尾各行

藿蠋五采

廣志曰藿蠋有五采者香槐蠋五采有角者甚臭

蠅娘轉丸

莊子曰蝘蛭之智在於轉丸

螂蛆甘帶

莊子曰人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天下孰知正味注

帶小蛇螂蛆喜食其眼

復有短狐含沙而射影

陸機詩義曰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

龜三足投人影則殺人南方人欲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今濁或含沙射人

螳螂奮臂以當

車

韓詩外傳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為蟲知進而不知退

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
塗青蚨而還錢

見錢賦集此青

下勇蟲矣迴車迴之勇士歸焉

鳧埋蜻蛉而變珠

見珠賦埋蜻蛉於地中注言道則愧乎醯雞莊子曰孔

子聞老聃之言出語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歟注蟻蟻也為政則比夫蒲盧禮曰

夫政也者蒲盧也注蒲盧果蠃也負桑蟲以為己子斯種類之繁夥豈可一二而

陳諸

蟬

伊齊女之微蟲兮亦含氣而游嬉

古今注曰牛亨問董仲舒曰蟬為齊女何

答曰昔齊王后怨王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嚙啖而鳴故曰齊女

乘涼風以翺翥應白

露而鳴嘶

淮南子曰孟秋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

雖么麼以無力

援神契曰蟬無

力故

亦采章而有綏

禮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

哀美王充之不捕

綸衡曰王充為小兒不

悟少孺之需

衣

見露賦少孺假

咨商湯以見喻

詩曰啓汝殷商如蜩如蟬注蜩蟬也蟬蟻

也

搶榆枋而忽飛

莊子曰鵬之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鸞鳩笑之曰我

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

無知雪之遠識

鹽鐵論曰以所

蟬不知

徒吸露而自資

曾大家蟬賦曰吸清露於丹圓

映豹貂

朱舛駭集冠之異

見冠賦飛蟬

何戢矜畫扇之

奇

見扇賦何戢

既無口以能鳴亦不食而弗饑

淮南子

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或掇之而有道莊子曰仲尼見病僂者承

口而鳴不食見上無力注

烟猶掇之也仲尼曰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

累凡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枸執臂也若

槁木之枝天地萬物之多而唯烟翼之知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烟或粘之而靡遺傳咸粘蟬賦曰櫻桃為樹多蔭為果先熟種之

之翼何為不得於廳所之前時以威暑逍遙其下有蟬鳴仰而見之故

命粘取以弄小兒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也不知粘

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意於

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占妖言放逸之兆周書曰夏

始鳴不鳴貴臣放逸立扶之日寒烟鳴人臣不力體清

爭易通卦驗曰姤上九候蟬始鳴不鳴國多妖言

虛識變之姿古今注曰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

虛而職時變也在外者有文而不自耀
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職時而動
鳴不失時得仲

夏季秋之節

禮曰仲夏之月蜩始鳴季秋之月寒蟬鳴耀而見獲因明火振

樹之機

呂氏春秋曰耀蟬者務明其大振其樹若火不明雖振樹無益人有明德則天下歸之若蟬歸

明火也

蜂

伊醜蜚之纖蟲

爾雅曰蜂醜蜚

有土木之殊類

爾雅曰土木蜂

旣號

蠓蠖亦云蚋蛭

方言曰蜂燕趙之間謂之蠓蠖或謂之蚋蛭大者有蜜謂之壺蜂蚋蛭音幽蛭

當春和之生育以蠟蜜而塗器苟數蜂之可獲則舉羣

而悉至

博物志曰遠方諸山蜜蠟處以木為器開小孔以蜜蠟塗器內外令通春月蜂將生育時捕取

得三兩頭著器中蜂飛去尋附賈萌之車上果見誅夷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嚴豐字孟侯為郡主簿大守翦萌舉兵欲誅王莽有飛蜂附萌車衝豐陳以為不祥之徵

萌不從殺集袁氏之船中旋聞敗潰

王隱晉書曰太尉陶侃表倉曹參軍袁謙

為高涼太守未至百餘里浦中有蜜蜂蔽日而下集謙船上會得留郡文書賊欲乘虛攻郡謙欲速赴明早進西

南卒遇大風飛沙天地晦合不復得還浦遂沒海中垂芒而常欲致螫

孝經援神契曰蜂黃

垂有毒而豈宜無備

左傳曰邾人出師公界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

也君無謂邾小蜂黃有毒而况國乎

房納卵而不容

淮南子曰蜂房不容鵠卵窠喻鐘

而酷似

江表錄異曰宣歙間蜂結房於山林中其人如巨鐘以烟火通散蜂母然後取之一房得蜂兒

數斗擇其未翅足者以鹽酪炒之曝乾寄入京洛以為方物

或以集巖壁以見采

博物

志曰諸方山郡解處出蜜蠟蜜蠟所著皆絕巖石壁非攀緣所及唯於山頂以藍輿自懸下乃得之蜂遂去不還餘窠及蠟著石者有鳥形小於雀羣飛千數來啄之此冬都盡其處皆如磨洗至春蜂皆還洗處結窠如故

年年如此初無錯亂者人亦各占其平處

或以食田苗

而作沴

洪範五行傳曰秦昭王三十八年上郡大飢蜂食田苗

結廬於逢山之側

山海經曰平逢山有神如人二首名曰嬌姦是長蟹蟲寔惟蜜之廬郭璞注曰嬌為蟹姦之長廬蜂所舍蜜亦

蜂名蟹音班

逐賊於建安之地

宣驗記曰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

百姓資產子女遂入佛面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簾出同時墜

整羣賊身首腫痛眼皆盲

或記細腰之狀

博物志曰細腰無雌蜂之

類也取桑蟲或早蠶子抱而成

或駭若壺之異

楚辭曰赤蟻若

象玄蜂

軍旅當誠於事先

抱朴子曰軍行卒達羣飛蜂及蛭蟲若蜜蜂尤多者備藏

伏之

懷袖卒驚於意外

晉書曰鄒湛對武帝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

於懷袖勇夫為之驚

或焚胡蘇而見殺

見車賦然丘則剛金為輞注

或畫旌旗而表瑞

見舟賦祥

口中而為戲仙客何神

葛仙公別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客曰當請先生作一奇戲食未竟仙公即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

莫不震肅但皆不螫良久仙公綴衣上以興讒伯奇何

罪列女傳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取蜂去毒繫於衣上伯奇前欲去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疑

之伯奇自死

蟻

伊立駒之幽瑣兮處蟄戶而遊嬉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古曰立駒者也

抱兼弱之微識抱朴子曰雖有專棲之雄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御役亦由是耳

以時術而自資禮學記曰蛾子時術之注蛾蚍蜉也微燕耳時術其功乃復成大垤也蟻音蟻

體行磨以合度兮見天賦驗日性慕羶而弗違莊子曰羊肉不

蒸蟻蟻蒸雖羅密而見獲應璩百一篇曰大魏乘衰敵

羊肉鹽也羊亦道在今何虧莊子曰東郭子問莊子曰道在螻蟻薦俎豆

以為醢同禮曰饋食之豆漏山阿而慎微鮑明遠詩曰蟻

渠漏山阿絲黃既應於西魏赤亦象於南齊古今五行記曰後魏

顯宗天安元年兗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鬪長六十步廣四寸亦蟻斷頭而死黑主北赤主南時齊明帝殺少帝

子業而自立大為魏軍所破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鄴下有黃蟻與黑蟻鬪黃蟻盡死時東魏戎衣色黑西魏

戎衣色黃既而高歡國王爾乃辨其蚋蟻揚雄方言曰蚋蟻齊魯之

間謂之蚋蟻蚋蟻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駒分此蠪打爾雅

大螳小者螳螂打螳蟹飛螳其子蚋注云蚋俗呼馬蚋
蟬小螳齊人呼蟬蟬蟹打赤駁螳蚋螳蚋蟬音龍打宜

切湯沃桓謙之怪

異苑曰桓謙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
皆長寸餘悉被鎗持漿黍其裝馬從

垣中出緣機登窻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叢聚力
所能勝者以樂刺取送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今以沸

湯洗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火攻河內之兵今
許大蟻死在窟中謙後以門蒙同滅

注曰牛亨問董仲舒曰蟻曰玄駒何也答曰河內人無
何見有人馬數千萬騎皆大如黍米旋動往來從朝至

暮家人以火燒殺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成
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蟻曰玄駒 得水既賞於

隰朋

韓子曰桓公伐狐竹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
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乃掘之遂得

水

習馬亦聞於王濟

見馬賦習蟻
封而遂勝注

或驗彼水災

京房易
占曰蟻

無故當道若門戶城郭聚土水且傷人

或占其雨至

焦贛易林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博物志

曰蟻知將雨

冠山之鼃誠未足羨

符子曰東海有鼃焉冠達桀而浮游於滄海騰躍而

上則干雲之峯峻極于羣嶽沈沒而下則隱天之丘潛蟄於重川有蜮蟻聞而悅之與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

鼃焉月餘日向鼃潛未出羣蟻將反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羣蟻曰此將鼃之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如

藏峙蟻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藏粒逍遙封壤之巔伏乎窟穴之下吞舟之鯨或云可制

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大矣傷而失水則為樓蟻所制亦有處欄錡之石

兩京記曰西京

化度廢寺有礪石徑二尺餘孔穴通達若欄錡樓臺之狀號曰蟻宮昔有見大蟻萬計羣聚皆金色因掘地及

泉得此石焉

出崑崙之墟

山海經曰朱蟻其狀如蟻郭璞曰蟻蚘蟪在崑崙之墟

槩端

刺肉

見上湯沃桓謀之恠注

硯裏觀魚

纂異記曰有徐玄之者夜讀書忽見武士數百升於

牀縱獵於花墮之上又見數百人升案揭網罟之驚若具漁於硯中得魚數百千明日掘得蟻穴盡焚之

象之尤異

宋玉招魂曰鬼兮鬼兮歸來南方不聞鬪牛可以久處些亦蟻若象玄蜂若壺些

而靡虛

世說曰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云是牛鬪

潰金隄之千丈

韓子曰千

丈之隄以蟻蟻之穴而潰結喪車之四隅

禮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稽幕丹質蟻結乎四

隅注查稽幕四角文如蟻行相交結也

摘典麗之辭既聞郭璞

郭璞賦曰飾股

人之喪輿在四隅而交結濟齊桓之窮師由山東之高理感萌陽以潛步知將雨而封穴伊斯燕之愚昧乃先

藏而似哲悅幽閒之思更見應璩
應璩與曹昭伯賤曰空城寒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

鳥雀昔陳司空為邑宰所在幽閒獨坐愁思
倖賴游蟻以娛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



事類賦卷三十